

明 曹履泰 撰

(國學文庫第十七編)

靖海紀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重印

£041.4
6070

明 曹履泰撰

(國學文庫第十七編)

靖海紀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重印

據別下齋叢書本

(每半葉十一
行二十一字)

重印

(定價國幣六角五分)

馬稜謂虞詡曰君儒者當謨謀廟堂乃在朝歌吾甚危之斯言誠不識詡亦豈爲能知儒者乎苟爲儒者必明吏術明吏術則必辦賊尹鐸只自任不爲璽絲耳不知其能滅智氏以爲民愛不叛固然然自其二年之前而已知有沈城之事銅出其牆矢發於屋非卒忽適然爲之也天啟崇禎之間置一曹方城于閩同而閩同大治當是之時海寇颺作壓城城不摧方其處之有如宿將綸扇韎韋迭御堂皇轉箸五年勤撫俱效今讀其言畫地聚米應鏃投振守距環脫驅鈴役符夫以韓白在壇畱泌居幄卽多祕計要其鑿然如斯而已自是遂以召入禁中計天下大事連奏劾大將之否不律者天下之人益貴其識皆曰使其秉樞坐籌殺天下賊當盡嗟乎今且以譴去聖人之治豪傑根本漢高顛倒之而後盡其用此豈可以一

端見乎我固嘗懷二策未之敢獻其一曰今天下之賊皆庸才柰無殺賊之人其二曰今天下之才足殺賊柰無任才之法撲賊久不滅與其責將不如責吏用尹鐸一策也激才久不出與其求功不如求過赦魏尙又一策也友弟倪元璐題

子瞻氏有言奸萌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躔哉斯言通治內于威外方寓戎敵盜賊之患以將帥摧掃之不足者以長吏式遏之有餘我國家鏡於治亂之原內之臺諫與外之長吏任寄出入相埒並重名碩勳績往往繇此其選當茲中外脊脊多故凡今日長吏皆將帥任也能爲將帥者乃可爲長吏乃可以重臺諫而有餘我友方

城曹公在諫垣是能重諫垣者也起家邑令則在閩之同安海內知公重諫垣不知其重于令回尤不知其重于能以令爲將帥也閩海自中盜患數十年滋劇同實海之喉吭天啟崇禎之交邑海患岌岌幾以邑殉則幾以閩殉自公治同五年辦取一片真膽略真經濟丸弄而蠲承之勦撫隨機張弛盡變獎率我閩井保甲悉成精卒鳩集彼漁舟賈舶盡爲戰艦用戰用守用閒諜用招安用解散用誘購賊械百出一一籌之以整暇卒使三四渠率順者搏頹逆者獻馘功成而全閩晏如在事文武大吏咸以戡定受異酬獨公意色淵然若不與籌海事也者斯其爲卓魯者乎爲頗牧者乎公既自以積望實入冠諫垣益發抒規天下安攘大計謗謔不少翫徇屹然長孺禁闔淮南寢兵之風直以嚴冷孤峭危身任怨未幾得意外

嚴譴臆臣子分誼譽懼功凶何容避就藉第令業躋清顯宦海得失稍稍
易志縱掖梧棲穩又何以爲公是當其治邑日亦安能不愛官不愛名并
不愛命以爲閩海救寧此土也期生忝公交盟二十餘年素服膺公器識
襟量沉深而宏遠方其籍孝秀淹公車時已覘必辦天下事惜也試之令
邑能靖邑以重閩晉之諫垣不得久諫垣以重朝廷風霜雨露天心世道
未來夫安可量公于此際正益恬穆任之吾儕蒿目時事因得讀紀略而
有慨于此請以是編質今之爲長吏者令盡如公尙廛廟堂將帥之思哉
同里友弟彭期生題

靖海紀略總目

卷一

- 上周衷元按臺書
- 上過承山司尊書
- 上周際五海道書三通
- 上朱明景撫臺書十四通
- 上憚臚原守道書
- 上趙芝庭按臺書
- 招回告示一道
- 安中左告示
- 安各地方告示
- 通詳寬限蠲免稿
- 與同年黃東崖書
- 與鄉宦黃元眉書

靖海紀略總目

答張遊擊書二通

答何海防書

諭帖一通

卷二

答眾鄉紳書

答何海防書

與李任明書

定商人穀價告示

上朱未孩守道書二通

示諭劉五店澳民

與顏同蘭書

守城議

上熊心開撫臺書并文移共十二通

上趙芝庭按臺書

答項元海書

上蔡五岳巡道書七通

上徐魯人海道書三通

答張遊擊書

與黃東崖諸紳海上近吏書

答朱明景老師書

答葉慕同書

卷三

上熊心開撫臺書二十三通

上蔡五岳巡道書七通

答王壯其府尊書

與趙副總書二通

上徐魯人海道書五通

上陸筠修司尊書

卷四

上吳磊齋司李書

團練鄉兵示

團練鄉兵條約

給鄉兵糧糗議

編造漁舟壯丁示

申報漁丁文冊

團練漁兵款目

會集協勸示

查申漁兵功次

行賞有功漁兵

請賑申文

勸諭捐賑

設法賑濟

靖海紀略卷一

鹽官 曹履泰大來著

上周衷元按臺

是時撫院朱容名欽相

同安濱海獨當其衝自春及夏海盜橫行地方之被毒者甚慘職所目擊而痛心者也頃以招撫聚千百狼虎於中左片地淫人殺人無所不至地方哀號震動告案盈箱職委曲調停未嘗敢以褊急用事但細思之新撫固可慮百姓亦可慮且更可憐矣七月念一日把總宋九龍有李念貞傅三官仔毆殺劫掠之報職已經通詳今解海防何同知研審然此亦據武弁偏辭耳至於既撫之眾殺人無數掠人無數猶然海上劇盜情狀纖毫不上聞也七月念三日商民陳芳者昔曾被劫於海洋感賊不殺之恩

設席請柯愛等數人飲酒飲畢遂擁至澳民吳廷尙家索取海洋票約舊銀有舊稱總管金日老喝柯愛擊人愛向前網拏吳廷尙之父廷尙持棍格搥打傷一足餘皆奔散各船保甲見其鴟張恨不能卽食其肉因而解縣職恐不懲責無以平眾怒故撻之平民莫敢保領姑寄監候謂如是方可仰承上臺安撫至意職豈以成心偏護良民哉不意俞總兵隱此一段真情以激撫臺之怒也八月初三日已蒙撫臺憲牌著職究解今將吳廷尙柯愛各杖一并解奪法如是止矣若別有苛求非職之所敢聞也始末情節如此惟台臺鑒職苦衷轉聞撫臺將海上生靈悉歸衽席矣

上過承山司尊

職受篆方數月而海氛不靖兵將股慄以真翫愒而託之假張皇如岌岌

有不能旦夕保者然密偵之殊不然楊祿楊策一無賴蠢賊夥不過以千計船不過以十計以我漳泉兩郡并力圖之何難滅此朝食所慮者賊在於外奸在於內耳俞總兵腹中止有一許心素而心素腹中止有一楊賊多方勾引多方恐嚇張賊之勢損我之威以愚弄上臺而轉勦爲撫異日者擔得之資俞與素各各滿腹便可了局矣第不思此端一開而海上劇盜獨一祿策也哉聞風而起謂作賊得財并可得官恐撫未有已時也中左片地將終爲虎狼之穴矣職患在剝膚不敢言而又未敢遽達之撫臺以觸俞鎮之怒伏望台臺婉曲轉聞嚴飭兵將壹意擒斬以防其蔓

上周際五道尊

諱應期

蒙諭僱賃商船自是職切身之事然卽此一事便同塵飯敢爲台臺陳之

四月中俞總兵自行封船十一隻向不相聞也職親詣中左編造灣甲船戶嗷嗷控訴守待日久資糧乏絕殊有可憫者何同知於五月間有稟委邵縣丞封船已封一十五隻俱可載五六百石者何同知以船小不便衝犁必須二千外石者曾令職僱賃徧訪諸灣無此大船卽有之亦不可得賃也大都商船覓利但知有利衝犁何事而樂於赴難乎且撫臺嚴禁雙桅巨船縱嚴責灣中無不托改造之說而引以自避者無米之炊巧嬾實難職非敢弛於負擔以虛台命也倘必須僱賃亦止有五六百石者在職當親詣諸灣賃之然聞有旋賃旋放惟賄是聞者原無進兵勦賊之意而徒剝商人之膏血貪與狡并矣惟台臺詳察而斟酌行之日所稟許心素今已見用于俞總兵矣素目下有稟帖來投以招撫自任其子基在監職

曾取出面諭之令其父作速勦賊立功聞賊首楊祿向與心素爲心腹交其功萬無可成也

答朱明景撫臺

諱一馮
初到任

職以微材當劇邑且值多故之秋天實阨之兩年之內惟去春僅有半收夏秋亢旱一望皆赤至今年三月閒纔雨鄉村艸根樹皮食盡而揭竿爲盜者十室而五不勝詰也去年撫賊楊祿等原係鄭芝龍夥黨祿等領龍銀備器械爲賊具及招撫之時則撇出芝龍龍之所以懷忿而甘心于祿輩也今龍之爲賊又與祿異假仁假義所到地方但令報水而未嘗殺人
有徹貧者且以錢米與之其行事更爲可慮耳職以送考往府趙推官留
閱府卷失事者曾不一報卽報亦非真至念五晚閒蔡盧臺以手書見諭

纔悉情形隨星夜馳歸備文申報自十九日至念六日事也職再理前事而詳言之陳副戎率船一百念隻抵銅山會勦盡行收入小港先自立于死地矣十九日因散糧各兵登岸失于哨探賊初以二小艇假作漁人泊近兵船遂舉火未幾而大艦齊至彼乘風而來此鬪風而不能出矣把總宋九龍被害焚毀之餘陳副戎止剩三十六船奔入中左念二日賊直抵內地約有二百餘船橫行無忌其最毒者徧搜各港民兵船而一并焚之以絕我追躡之具耳數日之內陳副戎與俞總鎮閉門不出蓋亦不能出也鄭賊對居民歷數俞負約之罪必得楊祿楊策許心素而後去其執說如此至念七日放回兵船三隻聞賊與一武弁有舊故以此市德實非奪之而歸也是日午閒賊聞外洋有番船遂率諸船出外劫掠而內地仍有

賊哨乘潮往來各港令人報水廿八日各港稍寧漁民敢于出捕鄉民攜入城者漸亦還家于是俞總鎮飛報在鋪者一切撤回其意未知何若耳夫當此一無所恃之時往來操縱徒聽命于賊而猶聞揜敗以爲功飾虛以爲實將來之事何以稅駕如職一官有何足惜而海上生靈眞足惜也伏望台臺威靈獨斷調兵固守早一日則早紓一日之憂耳黃巽冲去年十二月間被擒詰之隨已脫逃頃四月初復密行緝究業挈家下海不可驟得矣餘黨容職設法尋緝另行申報

上朱撫臺

鄭賊初四五兩日大船陸續駕出大担意在劫洋船也然內地有小船數十隻往來哨探初六日賊船二隻突入亨泥港紛紛報水職帶領健丁百

餘人逐之擒獲六賊初九日蒙巡海道竿其首矣其擒賊鄉兵職遵奉賞格當卽賞給更加花紅盃酒勞之各地方人心呼之立應勃勃有方張之氣皆台臺威靈所鼓舞也中左城賊耽耽眎之其意全在俞總鎮以是總鎮急欲回泉郡發足四五次被賊窘逼不能脫身彼向不愜于中左城中絕無餘糧久而內潰洵可慮耳賊勢猖狂援兵不至職只有奉行鈞令嚴保甲練鄉兵保守城池而已庫藏如洗巧嬖難炊職勸諭鄉紳監生及富民好義者各捐資募勇士百餘人以防守近澳眾皆樂從之楊祿與策俱在許心素家總鎮提之不出聞心素招兵自衛賊亦未能遽攻是亦可憂之事激之不得也此中鄉紳議論與去年大不同以昔當全盛今當潰敗昔賊以千計今賊以萬計台臺無事不處其難諸紳未有不攢眉而嘆

無策者百凡事宜職敢不盡心以自爲計哉嗣後消息容職次第申報

答朱撫臺

自初九日以至十三日日有擒賊來解者鄉間人操利器家有鬪志神氣大振矣十四日賊到五通地方要登岸鄉兵聚集數千搏之賊各負傷而去職召彼處鄉民徧爲獎勞令富者給貧丁以器械并助以飯食賊至則合力追擒人心無不樂從者其有二三勾引接濟者職已密訪捉獲容確審申報兩三日閒近縣內地絕無告警惟劉五店尙未靖浯洲毒燄方熾蓋內地無可容身不得不轉而之彼也同安各澳職密搜之其船可載八九百擔者尙有堪用有可載千五百擔者三隻係豪有力所管向避入泉城小港職已發封條取用但此船必須兵以守之而以器械火藥衛之

乃可保全非是而賊謀叵測甚可慮耳

答憚道尊

餘賦
初賦

流賊登岸職遵憲檄竭力舉行鼓舞鄉兵人有鬪志賊亦畏縮不敢前但近大海一二處尙被其毒蓋賊倚海爲勢追躡無從不能如內地之易于捍禦耳真賊日已奉令正法梟示嗣是陸續擒獲者不及成招而斃以鄉兵恨不能啖其肉一成擒便無復生理況又加之以刑乎以是未得申解也近有勾引接濟數奸卽當成招押解以膏斧鉞許心素逋逃之罪必不容貸而目下招兵自衛窟穴甚固激之仍還本來面目耳賊勢不知所終前後左右皆爲賊傳遞線索者言之最難容職伏謁之日以陳其槩

答朱撫臺

自梟示六賊之後近地無賊登岸惟劉五店與浯洲賊隨意出沒擊人報水不絕也俞總鎮至同安但閉門高坐與之言則浮游支蔓而已及彼渡海之後賊數數至中左挑戰而相傳以爲必攻所城海道調兵往援但苦單弱耳許心素應誅不待今日今素與楊祿等俱在充龍地方同室而居招兵五百餘名扁戶自衛擒之亦不易聞彼云倫追之急則有轉而從紅夷是實話也昨心素有到城中買米者職緝之甚嚴已將包修者現在枷示近日聞其窘手又求接濟于漳矣斬根除蔓必須寬之使不吾慮聲色不露而元兇授首乃是第一策不然而激之生變俞總戎愈藉以爲口實矣伏惟尊裁

答朱撫臺

紅夷船泊浯嶼賊俱退至銅山矣職細扣命總鎮渠云夷之攻賊確然可信然聞賊與夷人往來如故又事之不可信不足恃者楊祿今復出用事矣黃贊卿係賊心腹買小漁舟數隻借哨探爲名而時刻爲傳遞之計數日內網漁民廿四人以爲賊也竟解總鎮漁民控縣職卽轉申海道職審而豁之廿四人幾死而得生焉夫通消息于劇賊戮良民以稱功議勦而可使此人在行伍中哉其如有力庇之者柰何僱船一事郡中一二十大老以爲失人心彼痛不切身言之甚寬耳使不僱而船能立辦乎賊至而束手待斃乎職奉憲令行之各船戶歡欣趨事何曾費其毫毛蓋船戶至今日亦知徧海皆賊藏舟無用而人人有義憤矣人之爲是言必感觸于一二僱募之不妥者言之也惟台臺斷而行之若護船在兵職已對總鎮言

之再三矣

招回告示

爲地方事照得海盜橫行所在焚掠今爲劇賊昔皆良民也人非生而爲盜一念之差便爾失足從正有路要在挽回今與爾諸民約凡有子姪弟兄在海爲非者著父兄叔伯卽去勸諭歸家改過便是良民本縣樂與自新既往之事決不推究且家園如故骨肉團圓幸天雨露足儘便業農爾輩倦而知還回頭是岸尙爲未晚倘怙終不悛無論將來沉淪苦海卽在今日爾輩從賊之人本縣業已燭照數計直待一一發覺拘禁家屬勒限招回則一人從賊全家落難矣言念及此各各猛省及早招回以保全身家不負本縣撫恤之意于計甚便也本縣一點愛民真心從無虛僞素見

諒于爾輩決不誘以歸路投之法網其勿疑畏因循規望以貽後悔特示

上朱撫臺

近來賊以銅山爲穴而招回者甚多回本縣者卽令編入家甲禁刁徒之挾詐以安其生理地方亦覺寧靜紅夷大船仍在洋口前有烏船一隻來賊以爲貨船也而劫之被夷人擒獲賊夥幾四十人而其中賊首之精悍者已賣與鄭芝龍而所解廿餘人大約被擄者居多而俞總鎮且居之以爲功矣賊有攜家小者乃賊首而小賊不能攜近亦未之有也黃巽冲妻楊氏已獲監候訖令密信招夫回家有親兄珠萬已同去做賊其他則疎族或不便於株連耳

答朱撫臺

蒙台諭以夷攻賊卽商之海道矣職意呂宋助勦之船來無可據果夷賊自相爲難亦聽其搏擊于外洋不欲引之入內恐驅狼進虎且非法也條陳之人未可輕信惟台臺裁奪近聞鄭賊已據東粵之墩頭爲穴惠潮之地殺掠最慘而風汛一便此地又不知何如俞總兵耽處堂之娛甫云出汛而旋已收入中左矣洪都閩畢竟見妒于主將海道調之不得事多牽制不可圖也王清與許心素結契已坐心素之船其船堅巨果用之打賊儘稱利器卽結契何妨但恐一入其門無不柔之骨耳

答朱撫臺

寇在南澳有陸續招回者職著保長家甲隨到隨報拘同父兄與家甲保領甚多尙容冊報勦之甚難目前止有一解散法職盡心圖之但力單而

勢孤終不能副台臺之望以是蚤夜焦思而食不下咽耳鍾斌突然而來以求撫爲名然不料修船整器求無不得又出自俞總兵之號令也至今日而劫掠橫行賊船已至四十隻職稟海道急圖之稍緩益恐蔓也

上周際五海道

頃聞俞總兵遣奸徒李光楊尾等載送千觔大銃計有陸拾門與鍾斌則其餘器械之精銳不問可知若令漁民五百徒手搏之能無糜爛之虞哉哨官趙英亦慣爲勾接乃陳基茂之侶也所舉洪項吾輩想是引類呼朋而所云三事臨身則係實話然此時之心亦不勝誅或喚洪項吾數人給示招回似無不可者伏惟台裁

上朱撫臺

洪都司之事一至於此非陳文燦收入舊鎮內港自處於絕地亦不至於此然何以獨敗在洪陳也職向云大將貪懦兼之忌嫉必不容偏裨立功曾縷陳於台臺之前而不意其言之果驗也台臺焦心勞思竟爲匪人所僨殊爲可恨然而徒憂何益惟是從新料理調發將兵以捄倒懸地方仰賴匪輕也鄭賊尙未至初五夜酉二從古浪抵潯美高崎今在高浦坂尾騷擾職督領鄉兵力禦之想無能爲大害所望援兵齊集以助鄉兵之聲勢不啻雲霓耳

上朱撫臺

賊至中左登岸迎敵者止有浙兵餘皆怯走無一救援者以是潰敗是夜三更俞總兵越城而逃潛抵同安城外職已設計留之矣兵船新舊被焚

被牽無一存者民房燒毀流離載道目擊心酸職一官何足惜但思咽喉失守全閩震動耳目下團結各保百計捍禦所幸地方人心尙存信義呼之卽應然力單勢孤望救眼穿惟台臺速調援兵指授方略以解燃眉

安中左示

同安縣爲安輯地方事照得海氛橫熾流毒萬民俱繇本縣綢繆失策負慝傷心萬無可解但本縣素與爾士民相信自揣釁非我召所恨力有未逮不能出之湯火而一點血心枯而欲裂我百姓必共知之也聞此數萬豺狼亦素知本縣治行頗切歸向卽此良心不泯自宜引眾退避且中左一城斗大百室罄懸豈云財賦之鄉必非垂涎之地爾百姓各自安堵目下援兵卽至上司軫念甚切誰非胞與其忍實一隅于度外乎本縣從爾

耆老之請不難單騎而來第所城縣治各有職守勢難擅離姑發一示與眾共曉凡城內外居民同心協守毋得驚竄以貽伊戚

通詳寬限蠲免稿

看得同安縣僻處海濱山多田少素艱粒食兼之兩年荒旱頻仍一望焦土民困極矣且頃因海寇結夥流突內地如沿海浯洲烈嶼大嶝澳頭劉五店中左等處焚掠殺傷十室九竄流離載道加以今冬不雨二麥未種百姓益惶惶無措睹此淒慘景象眞令人涕零心裂欲身代而無從者也今據閩縣士紳一呈委係流民圖繪痛在切膚但查本縣庫藏若掃賑無可賑錢糧催檄如羽蠲無可蠲而所可微潤以蘇涸轍者止有緩徵之一法如七年額派軍糧兵餉原奉憲檄分限按季徵解冬季應完五分者也

今求暫寬二分候明歲春夏有收并限追補庶上有寬徵之惠而民絳剗肉之苦耳至於魚課額銀三百餘兩渡稅額銀四十餘兩徧海皆賊民無片帆可以往來商販生理斷絕錢糧何辦合應題請暫蠲一年以延海濱殘喘者也本縣獨當災傷之衝別縣自難引例惟望破格揀援以逭參罰合就請詳

與黃東崖同年

昨入郡劇欲晉晤以地方告警匆遽南還不及登龍爲歉弟以縣質而當衝險岌岌幾不自保所恃小信小惠以鼓舞鄉兵自深青以至近城以萬人計人人奮勇殺賊無數庶幾有臂指之勢然而枵腹空拳事總不可知也陳熙老招安之議造福固匪淺然聞賊望甚奢何以結此局反覆思之

眞食不下咽而寢不貼席終未敢贊一詞也

諭鄭芝龍

本縣生平心事以眞實待人並無一點浮游眞可以對天而質人者也矧有地方之託稱民父母其肯改素心而以虛誕從事蒞同以來已更四歲其爲百姓所知不待言也屢閱來揭爾爲俞總兵所激本縣亦已詳悉爾果實心效用芟除夷寇地方享一日之安豈不甚願但事有可爲有不可爲者如爾所稱水操遊擊此朝廷選授之官非撫按所得而主也譬如府州縣令撫按得而薦劾非請旨撫按不得而陞降也今爾求之不得輒思自泉而興而福一路騷動何所不爲然有害於無辜之百姓無益于一己之功名且愈決裂事愈不可收拾益非所以自爲地矣爲爾之計只宜解

散立功將來前程自不可量正不必一蹴而求顯榮也予爲地方父母故以忠言勸勉其清夜思之母忽

上朱撫臺

自俞總兵棄城而逃往漳之後外迫于賊鋒入中左不敢內迫于衆怒棲高浦不得乃往深青四五日旋至同安歸府城稱病杜門信如台臺所料并不能了撫事也兩道議撫而屢遷其說蓋賊之志驕而欲奢亦知必不可從而揆情度勢萬不得已而爲之此非職敢出諸口者也同地自深青以至萃溪五十保鄉民協力團練以萬計有賊至不呼而集聲震如雷殺賊無數不待賞亦不勝賞矣近城三十里內外賊亦相戒勿犯如此氣勢一隅可恃以無恐然此皆鳩形鵠面家無一粒之民兼之荒旱爲殃又可

慮也捍禦之策伏候台示

上趙芝庭按臺

諱允昌

昨蒙憲諭隨卽細叩諸鄉紳曾否以遊擊許鄭芝龍諸紳力爭其無而原
東則無可索也職聞撫議已定而所以撫之者未定昨俞總兵差人賚劄
令其散黨而不言何以散復差官往撫而未知何以撫非台臺威斷並行
毅然主持于上不幾于道旁築舍乎

安各地方示

爲休息地方事照得海波不靜兼旱魃爲殃百姓惶惶逃竄饑殍相望本
縣恨不能身代今上司甫議招安毒螫已斂而甘雨下降正值農工告急
之時切身之痛少紓萬一爾百姓各自趁雨力田不得紛紛搶攘凡縣閒

詞狀一切暫緩審理差人下鄉騷擾卽稟究責革惟是上司批詞一二關係重情者勢不得久稽爾輩速自赴縣審結免致差擾困疲之餘合當安息爲此特示

與鄉官黃元眉

去冬曾修尺一申候想已塵台覽嗣是時事日非自貪懦無耻之將養成癰疽一朝而潰有言之可痛可涕者十二月初閒鄭寇復至中左將逃兵散船器俱爲寇資所城若累卵而縣治亦皆震驚所恃平日區區小信團練鄉兵一呼而集奮勇格鬪者數萬人殺賊無數賊是以相戒三十里之內莫犯而內地俱得無恙然沿海一帶鞭長不及受害竟無了日且賊已舍此而挂帆北上其毒謀有不可言者兩臺從郡中公議不得不議撫今

已斂螯而將來正未可知同地西南一角悉爲犬羊狼虎之場不肖徧體
芒刺眞食不下咽而寢不貼席者也台臺其有以教之不啻苦海之慈航
矣泰迂拙廢人于地方無益特以百般勞苦頗見原於兩臺而風波難測
所恃萬閒鴻庇有天上貴人耳

上朱無臺

職生不逢辰師旅饑饉頻年不解深慙補捄無策幸藉台臺切如傷之眦
百方捐賑加惠窮民此從來未有之德意也職所請倉穀已蒙批允隨即
于十一日招集饑民在梵天東嶽兩處給散每日約有五六千人日每人
給米四合蓋煮粥則強弱凌奪有不食者而散米則雖極老極幼極憊之
民無不均足此職躬親區處有法以行之俾人人得以食台臺之惠者也

西界有麥可食尙不待賑若東界則近而馬厝巷遠而浯洲職定于數日內親履其地查真正貧戶而高下與之務期沾被必不使徒有賑濟之名耳鄭寇解散終不可問目下約有萬人未散昨有一稟致張輔吾云曾窺見文移中有借撫爲勦等語眾皆疑貳職以爲當此之時未應使之疑也職旬日之閒只行賑濟一事而未撫時之戒備稍弛之彼意全在偵職之動靜以爲疑信不如此不能堅其信也此時以此法聯絡之或可收之爲用或可徐起而圖著數皆未可定審局全憑在我庶幾于聲色不露之義有當乎不然而不密害成有不忍言者矣何同知十六日往中左調停其閒至誠足以取信於彼或者不虛一往耳此就撫事而言也職又有憂焉十五日曾令人往中左密訪有陳衷紀李魁奇各懷異心船隻叛出者三

之一糾結積盜李梅宇陳盛宇等勾引紅夷入內爲難其說不知眞否若果然則中左竟爲戰場同邑彈丸不危若累卵哉台臺何以教之

上朱撫臺

中左撫事俱何海防肩之職所以不越俎料理者正欲力持法紀使彼知憚而詳加商榷以萬全望海防則職蚤夜關心者也近何同知云船器分撥已有頭緒議畱之兵俱經點過但又云猙獰之狀驕蹇之態目不堪睹則狼野噬人時時可虞非有重兵以彈壓之其變將不可測望台臺爲善後計庶於此局稱完耳

覆張遊擊

途次相晤匆遽未盡欲言歉歉不佞昨往莆陽謁朱道尊諄諄以撥還船

器爲第一義今未知其作何分撥也便閒幸以見示聞黨眾未散且李魁奇之橫卽芝龍有未能約束者然乎否乎志大者不惜小芝龍今日益不當與鷄鶩爭食矣麾下其開諭之何如諸事以速爲貴遲則葛藤愈生亮高明之所洞悉也方之驥母及婿已召保縱還受此上臺鴻恩何以爲報不佞有數語諭之詞義俱嚴想已悚惕總之前爲法外之人今爲法中之人自須盪滌腸胃打起精神做事耳

上周際五道尊

中左撫局幾債止因陳冲紀從中挑煽今被芝龍掌家手刃附冲紀者俱已鼠竄可見芝龍報效一斑差快人意耳但查船器堅好者竊之而逃所存僅十之五亦半屬不堪者常聞芝龍亦自流涕稟訴防館所恨冲紀之

死不蚤也日來高浦所叛撫者駕船出海仍復勒人報水職密訪賊船所泊之處令十八保鄉兵擒之火其船四隻生擒擊殺者纍纍職星夜率鄉兵直搗其巢穴眾皆受縛矣各澳叛撫流劫者甚眾澳民合力擒殺者亦多即日當備文通詳也

答何海防

聞銅山蟻聚不滅於昨年而石湖焚劫又已見告將若之何此日正芝龍報效之會豈得泄泄聽之職早已稟撫臺請兵擇將兩日內當有消息各鄉兵之擒殺叛撫者不一而足最快者是劉五店背水一陣火焚水溺以百餘人計即日備文申報也

答張永產遊擊

叛撫之巨魁已殄具見以賊攻賊之一斑亦麾下鼓舞之力也大教云危疑洵洵此又從誰生叛者自叛順者自順各占地步正不須黑白眩亂耳漁人水戰火攻萬目所共睹絕無可疑永寧告警戰守茫然請兵分駐麾下先得我心矣

上朱撫臺趙按臺

惡生林獻采造孽多端而挑夷勾賊其滔天之罪也向奉憲諭擒拏因賊勢未殺急擒之恐以激變以是優容至今今已繫之矣仰仗台臺卽賜斧殛以除此狼庶幾懲一警百耳

靖海紀略卷二

鹽官 曹履泰大來著

答眾鄉紳

不肖泰迂拙成性受事以來獲戾於長者指不勝屈函冒之恩豈不知感若林獻采一事上臺久已屬意昨特借此以餌之來今果投網想人怒天譴斷斷有不容逃者也不然以青衿而妄意繫釋之乎惟諸台臺垂鑒宥其愚戇拜生成之賜侈矣

答何海防

職仗台臺之靈多方料理少儉處堂之安感庇匪淺也但昨道尊所發審撫賊蔡明等七犯語語吐自肝鬲且覆口相同劫掠米船萬無可疑者此

必出於鄭芝龍所不知而後可如果知之而有此舉動柰何言撫也三尺具在職不敢私豈偏與之爲仇乎此後鈴束倍當嚴密煩台臺申諭之

與李任明

諱燦然
係前令

泰村本鷺庸地當衝疲百凡苦趣爲令者所甘受且台臺業已身嘗無煩泰蛇足其舌也獨至今日更有可駭可愕者連年荒旱斗米二錢而大寇連艘劫掠丙寅春夏之間朱如容撫臺議撫而俞總鎮助寇養亂與不肖意見相左幾爲其所擠幸按臺周衷老力持之而失意之中番成得意此夢想所不到者也丁卯四月鄭寇躡入烽火三月中左片地竟爲虎狼盤踞之場七月寇入粵中九月間俞將又勾紅夷擊之夷敗而逃鄭寇乘勝長驅十二月間入中左官兵船器俱化爲烏有全閩爲之震動而泉中鄉

紳不得已而議撫數月之內斗大輪山曾無一兵之援斗糧之給祇有鼓舞鄉兵一呼而千萬人立應與賊格鬪庶幾有以奪其膽耳近雖云撫而數千劇盜蟻聚鷺門將來竟不知作何結局守土者但知有守聯絡眾心共圖捍禦職之事畢矣近有惡生林獻采勾賊劫夷撫臺嚴令緝獲不知其爲林亨萬中表弟也以是開罪垢辱已甘蒙面風波恐在轉眼亦聽之而已台臺更何以教之

疋商人穀價告示

照得閩地穀少人稠專取資於粵商人揚帆而來倍獲而去則不惟閩資粵而粵亦資閩矣向因廣穀不通以致價值湧貴今鄭芝龍護送穀船專以救我同民乃奸牙捏商措勒高價數日曾無交易是乘我之急而要之

也殊非商民兩利之意矣今本縣就中酌處每銀壹兩定穀鄉斗一石七斗商人利已數倍而我同民庶幾少有旦夕之需耳如牙行貪壑猶然未填故意與眾爲難訪知爲首之人定行重責枷號此時悔之寧有及哉潮人同人均屬一體惟爾輩量情通融毋致彼此參商本縣之心安矣

上朱未孩道尊

諱大典

林獻采惡跡素著今春海上劫夷勾賊更關地方安危撫臺得之採訪嚴諭密拏勿令逸走乃二月閒事職但知此惡之不易擒而竟不知其爲林亨萬之表弟也被獲之日亨萬差幹五六至縣門內拏差役到家毒打始之以板繼之以棍徧身幾無完膚職受此辱豈能一日苟畱哉正將申文亟請罷黜而以各鄉紳與百姓痛哭流涕遂爾轉念且時方多事不敢借

此抽身以負上臺噓培盛心此職一點血心絕無一毫粉飾者也職細思之海上寇至則束手無所措奉憲緝獲又南陽不可問左難右難卑官鷄肋有何足惜所可惜者封疆耳非仗憲臺力爲主持將來之事益不可爲矣

上朱未孩道尊

鄭芝龍驚惶不定一則憂新撫臺之到撫事不就一則憂陳盛宇與周三合黨夾攻勢孤力單性命不保也至於賊夥流劫到處生事非惟芝龍不能約束卽儼然一將官亦苟且阿附曾不敢發一令規正之其行事已爲賊輩所輕枉已直人萬無是理耳台臺必風聞其槩職不能爲之諱也前月念一日有劉五店小漁船四隻至古寧大洋捕魚被賊擄去船一隻魚

船歸報本澳次日約會漁民駕船三隻扮作客船到前日被劫洋中賊果駕小艇四隻將船鈎住行劫漁船中埋伏之人執械齊起兩賊艇逃去兩艇之賊赴水溺死艇卽舉火焚之正在開曠之時適有宋輔國乃鄭芝龍之家長老自石井回來望見焚船以爲賊也揚帆直衝魚船之人又以爲賊夥之再至也并力格鬪此眾彼寡力不能敵魚民將宋輔國等十五人盡殺之此時並不知其爲輔國也彼此對壘勢不兩立亦迫于不得不然萬無抵償之法張都司危言恐嚇職姑應之曰自當究處刻下且拘漁民一審意欲將三四爲首者暫羈之以塞撫賊之口亦一時權宜之計也芝龍揚言率眾賊報仇職語之曰如芝龍靜聽處分乃不失爲撫若果有報仇之說仍是劇賊舉動且我百姓豈能束手待斃卽令澳民合力齊心以

防不測而澳民知是騎虎之勢公然有鬪志矣查劉五店壯丁不及千連結十三保之眾則有萬人團練之法不讓十八保料鄭芝龍不能與之爲難也職對澳民諄諄開諭事體如此悔不得怕不得爾輩有何難免之罪縣官決不庇撫賊而仇良民速來赴審不可逃避澳民亦各點頭但職愚弄撫賊之意可由而不可使知耳職狂瞽之見其於時宜理法不知何如惟台臺開誠見示

示諭劉五店

爲地方事照得沿海居民以採捕爲生自海氛不靖我百姓生理日索計無復之一年于茲矣近大寇業已稍解而小寇竊發漁民受其劫擄爾劉五店駕船出海爲勦除之計不謂宋輔國之船相觸彼此認以爲賊而輔

國寡不敵眾一船十餘命或溺死或搏死殊足稱寃然爾輩實不知爲輔國之船而故殺之也此段真情官府所諒聞爾輩驚惶不定訛言鄭芝龍率眾報怨不知芝龍業已爲官報怨原非官法真心歸順之人定不出此爾百姓靜聽上司處分不得日夜惶惶以誤生計但賊夥流劫不一其類卽如初三夜黃宜仔王孫治一夥搶奪爾船隻殺傷爾父兄不軌之徒旦暮難測爾輩會同十三保團練守禦自是各保身家之事遇警擒獲固不得懲噎而廢食分別好歹亦不得恃眾以凌寡此後凡有被執者赴本縣審明以憑法處不可擅自搏殺至于臨陣對壘彼此勢不兩立又不可取必于生擒赴審也本縣念切民隱爲爾謀甚于爾自爲謀爾百姓其各遵守毋違

與顏同蘭

近來兩臺議撫有疏海氛少靖而中左片地尙爲犬羊蹂踐之鄉未知當事者作何安頓此輩肆毒于地方其怨不可解調劑殊費苦心且有借撫以作賊此撫而彼叛勢不得不用芟夷而芟之則無一兵無寸鐵不過仍用吾父老子弟芟之而已所幸上臺見信殲殺無數而鼓舞不倦卽有一二不擔事者從中股慄而職擔之以爲無他變故也撫賊于是戇而定且爲吾用而擒賊報效目前亦儘可觀矣其後來變態則不可知也幸有以教之

一守城議

自去年海寇焚掠中左各處流突本縣彈黑孤懸並無一兵之衛岌岌幾

于不保該縣日夜登陴勸諭鄉紳士民稍稍溫飽者各出家丁多寡有差每夜上城支更看守一切販鬻貧民糊口不給者免其上城于是貧民感德卽一二無賴不軌之徒亦俛首嘆服雖警報屢至而安堵無譁

上熊心開撫臺

諱文燦初春到任戊辰

中左之去縣城也不過六十里自去歲十二月潰敗以來已踰半年矣無將無兵而西南一隅竟爲犬羊虎豹之場職奔此一身以與賊對壘而此賊之變詐未可以常情測也始而挾撫繼而要劄又繼而擇官真如驕子之于慈母求之不得不休者職孤城逼處止恃陸地鄉兵與之抗殺僅延旦夕之命而海上毒燄如故也自臬紳議撫而旣撫之後就撫者猶然番服包紅露刃殺人叛撫者盜器盜船劫掠四出澳民撲殺之不啻數百賊

口口糾眾報怨地方惶慙無措職大言以恐賊曲諭以安民乃不至于激變而其禍正醞釀未已也近日之劫財殺人未有不出自鄭芝龍之散夥者迅執之則得矣少緩則逸而走鄭寇爲窟鄭寇非民非兵不隸于有司不轄于遊寨職旣不便于行移又難于勾攝將柰之何且此地受其荼毒者甚慘家怨戶仇面面相對令此一方百姓與之絕無芥蒂也最難而職之調攝其閒也最苦卽鄭寇果肯立功報效而此地必非久居之所矣且也人聚則易譁撫之必當有以散之或南路中路北路各處調發黨與旣分邪心自息效用自當倍奮耳細查兩月之內夷船屢進屢退不可方物鄭寇乘吾內地之空虛而陽爲恐慙之報陰結腹心之歡欲問之而不可問者萬一揜夷構難空拳無應爲毒滋大同邑爲泉南門戶關係匪小

職能禦之于山陸而不能禦之于風波非選將練兵急爲補抹海上之事不知其所終矣迫切之極忘其縷瀆伏惟台鑒

上熊撫臺

近日海上流賊奪船出洋朝暮劫掠浯洲渡載之處又紛紛見告率皆中左未散之夥也今日中左並無一官卽諸寨之中有官而同于無官鼓噪者不問逃出者不問法紀至此已蕩然無復少存何以致之總之將官苟且貪昧有以招之侮也爲今之計急欲得賢將而賢將安在又無如急練兵而老弱者不可練將汰而招之沿海皆賊也招賊以爲兵誰別其非賊者此又難之難矣職蚤夜思之但見瘡孔百出而不知補抹何從惟台臺有以教之

上熊撫臺

李魁奇與鄭芝龍同夥同撫因分賊不均魁奇叛去乃戊辰九月開事

李魁奇奪駕大小船百隻住泊中左外較場招聚賊夥三千餘人矣職令各鄉總督率鄉兵數千人于要路堵殺賊不敢登岸初六日鄭芝龍自劉五店而往石井招募鄉兵數百借本縣船五十餘隻以爲勦叛之計初八日芝龍封銀二十兩與劉五店澳長高大籓要募鄉兵五百名職令大籓還伊銀答之曰汝輩真能發憤勦賊鄉兵自當助一陣何須銀爲以是芝龍感激思奮膽氣甚壯初九日早芝虎先駕石井魚船至中左魁奇聞風而遁今已退出活嶼外洋早晚聞芝龍聯結劉五店漁船卽至中左矣叛賊黨內有與芝龍密者可爲內應且郭芝葵大發懊悔此中機括甚可乘也職思之芝龍與魁奇萬無復合之理撫魁奇不如助芝龍若得成功便

可入告不成乃若輩自相煎熬我可以享漁人之利矣

上趙按臺

撫寇自春徂夏叛服無常其力盛其志驕其謀詭祕而不可方物也惟是與吾民爲難者吾民能抗之幾經折挫而稍稍斂戢耳然中左彈黑悉爲虎狼犬豕之鄉其眾尙以四五千計求所以解散之而不可得蓋隣郡之人主于殺賊但不能殺對壘之賊而專殺受降之賊以是阻其歸路而止以撫賊爲窟穴戀戀于中左而不能去耳目下賊夥蜂起而泉南重地竟無一將一兵以爲自固之計若將以海上擔子一肩推與鄭寇者而鄭寇烏盡弓藏輔車相倚之說胸中未能卽破非威惠久孚彼豈肯窮追直搗以爲立功地哉職勢在剝膚蚤夜思維未知補救惟台臺明以教之

答項元海

弟三年以來日與賊構難去冬以及初春尤大費撐持四五萬之眾蜂擁治疆大將逃矣偏裨擄矣日兵抱頭竄矣弟惟是率父老子弟數萬之眾以撲殺諸賊賊於是相戒勿犯同城而四郊稍得安堵卽今春招撫之後驕賊之氣尙未肯降弟率鄉兵有犯輒撲之地方同事者爲弟股慄弟曰不然必如是而就吾撫者可爲吾用也而撫眾於是遂定今且知報效以自贖矣此皆弟一片血誠素信於下民并見信於上臺率意行之幸免於罪戾耳若宦舍蕭然原是書生故我弟每作書寄親識云他人做官帶金銀回來我做官保全性命回來便是鐵漢今日諸上臺亦以弟爲正人庶幾無負于大君子之教足以慰萬里之相思者也來教情形危迫不異于

弟以義揆之天之所以擁護有道仁人者定是不爽毋容攢眉也

上蔡五岳道尊

謙善
繼善

勾引紅夷者職素廉其人而雄長無過于許心素其族許心旭乃心素之堂弟心蘭之親弟也俱係勾引巨奸但目下奉撫臺憲牌追心素心蘭賊銀五千兩職方百計以誘之完若卽行拏究則被拏者不肯協助完賊未拏者祇有抱頭奔竄而職無可措手矣或俟追賊將完之日擇其尤者而治之庶于事稱便耳又蒙台諭兩驛錢糧其苦未易以一言悉者大輪一驛受中左之累甚大始以紅夷續以海寇上司往來絡繹而總兵參遊之答應更繁數年以來膳夫逃膳馬倒驛官終日泣訴要逃不得求死未能二年差銀已透支五百兩矣刻下透無可透將來竟不知所終也至於深

青驛則不可以大輪驛比無中左之累而祇應漳潮之使客膳夫膳馬業戶具在一月之內應付幾何餘皆安枕食糧之日也安得照大輪必求按月領銀乎且今年站銀已發四分之三所未發者僅一秋季目下徵比卽當給耳大都過往者需索無已而驛官以縣官抵塞一種苦情非奉明諭不敢縷縷溷瀆也勾夷姓名先以所知五名開具并祈電覽

上蔡道尊

撫賊季魁奇等蒙鈞示弔點鄭芝龍三次弔取聽點魁奇等抗不進城芝龍心疑有變過往石湖一視而魁奇等將船盡行駕出矣意欲先至中左搶奪芝龍之資而芝龍從陸路馳歸初四黎明到中左將魁奇等家屬拘入城中其居魁奇等船初四午方知聞芝龍拘留家屬撫賊一半在船一

半登岸燒毀較場諸鋪戶搶掠財物芝龍僅有兵六百修整軍器防護其中情態總不可測也賊船泊在中左如此事變將何結局乎職差人偵探所聞如此

上熊撫臺

近探得李魁奇船泊銅山船上賊眾凡係鄭芝龍親兵槩殺之非賊無此辣手非賊無此慘報亦足明天道之不爽矣郭芝葵相傳已被魁奇手刃緣郭芝蘭逃回中左疑其與芝龍爲內外應援也信然則賊種相殘頃刻立盡耳何足慮哉鄭芝龍募兵千餘不惜厚餉以養之又急急造船繕器彼急于自衛而我亦與焉刻下地方可無虞也職向謂芝龍大病在驕吝二字經此一番可以鋤驕可以破吝而今而後庶幾可驅駕之矣若其真

情原不可測識但芝龍好與豪門貴客酬酢往來沾沾自以爲榮已大費
鐵炭今日腰項俱黃矣肯一旦輕割之而有他腸乎況寇仇在外耽耽視
之至今日而門路已窮卽欲不歸漢不得揣此情形職所以謂應助芝龍
而恩威操縱隨時變化台臺自有妙用非可一格拘也聞張都閫與芝龍
最善魁奇叛後芝龍見王糧館氣象行行皆修飾體面及見張則失聲
大哭此足以見其真肺腑矣今日芝龍之事竟責之張都閫可也第各寨
遊處處殘毀整頓不能一蹴而至令芝龍有以窺我之弱而肆其傲多方
要挾終是可憂耳

答蔡道尊

同安各澳漁舟不皆可用也精銳直前者止一劉五店三十餘舟七百餘

丁耳卽處處編成隊伍亦非可以隨意調遣者至于商船大者被賊燒毀數翻已無剩板僅存者每澳數隻耳澳册上有有名而無船者蓋船毀而餉存挂一空名以迫之完餉職每一徵比方惻然動念媿汗滿身又何從而編成隊伍耶且此所存之小船商民藉以糊口四方朝東暮西往來無定非若漁舟之採捕各有定處可以一呼而集者卽編之似亦無濟于緩急耳助魁奇叛者黃巽冲止有一親兄前被鄭芝龍戮于中左矣其他疏族不關痛癢無可監禁者密擒一著昨年屢試之不效正苦無得力人且此時賊之叛志甚堅必不肯爲我而下此毒手也相機觀變倘有一得自當仰佐高深耳

漁船冊尙未編成同安澳多而路遠且此時出海採捕不在澳者居多一時難以取辦也昨蒙撫臺憲劄其意急於至海上謂須壯丁數千船數百皆不易承當之事職以精銳千人應之船則止二三百擔漁船數十隻耳至于商船則寥寥矣以被火三翻十不存一與晉南惠之未經殘毀者不可同年而語也近日私販之船細訪之杳不可得蓋寨遊不能拏賊而能拏私販卽有好商亦股慄而不敢出矣鄉兵似不可另編冊其赴鬪全在地方官之鼓舞眞如臂指之使一毫勉強不得一編冊則人皆疑畏以姓名一入于官府而號之爲兵其身恐爲官府有也愚民意見固然職姑與相安已耳台臺以爲然否

上熊撫臺

叛賊李魁奇與陳盛宇周三鍾斌等聞已合踪然其心參差不一合亦速離其間有可乘也昨聞魁奇投稟于南澳鄭參戎有投降之說又聞欲縛周三鍾六以獻功賊態變幻總不可信然總皆可圖職與本道及海道多方謀之必有以分台臺之憂也漁船冊已編成然不皆可用職另選壯丁慣海千餘人以聽調發此緩急可仗者其中精銳絕倫止劉五店五百人爲最耳若鼓舞直前則恃有台臺威靈在也

上熊撫臺

叛賊李魁奇與各賊雖曰合夥泊船尙自分艖有三百五十餘隻大船內不過五十人小船止有六七人船雖多而賊自少以設計招回者多也細偵陳盛宇與郭芝葵似與芝龍有暗通線索之意然非鑿鑿可信者前月

終李賊發小船四十隻近鎮海沂尾探聽消息芝龍于廿八日駕大船十五隻追之聞風而遁初一日芝龍駕大船十五隻出海與芝虎合鯨招募勇壯約有三千人芝龍兄弟同心其氣甚銳事必可圖劉五店漁船三十隻壯丁五百名職初三日到澳親自督發已給發十日糧每人日給銀三分俱捐職俸不動公帑半文也附近中左鄉兵二千餘人職令社首領其事編十人爲一甲一人規避者著甲頭報名以軍法處之地方亦可無恙耳

上徐魯人道尊

賊洗劉五店一說昨防館傳語職心非之洗之一字不宜遽出之口不意其見之文移也職恐搖動地方但當使之協力有備可耳職于初三日往

劉五店督發漁舟三十隻壯丁五百名給以十日糧協助芝龍出海壯彼聲勢蓋俟其至不如禦其來也本澳有三社約有三千人合力防賊萬一登岸自能擒殺無足慮者鎮定防備是今日之事周張誕謾助彼賊威殊可恨也

上蔡道尊

賊漸近鎮海矣幸連日北風不能直上鄭芝龍得以次第發舟皆好機括也中左單虛附近鄉兵約有二千餘人分爲三十二社職令其每社立一社首每十人編爲一甲已親往料理矣十八保離中左尙遠且各保只可自守調發不得也劉五店漁舟職于初三日到澳集耆老商議此澳壯丁亦不過千人對面中左東南則爲舊浯嶼此賊必繇之門戶也芝龍亦在

此偵賊一有警息漁舟于此應援七十餘舟齊心願助但遠離不得恐其流突顧彼而失此耳職尙慮此澳當賊之衝須會近鄉各保以援之庶幾壯其聲勢萬無失著也

報熊撫臺

初八日鄭芝龍同劉五店漁兵六百餘名于鎮海外洋與李魁奇大戰擒獲賊船四十餘隻墾沉八十餘隻賊眾溺死無數初九未時漁兵奪幟飛報魁奇脫逃南走芝龍同漁船乘勝長驅想不日卽就擒也

上蔡道尊

職細訊澳總許克俊云此日賊船約三百餘隻若站定對打勝負竟不可知虧他望風警遁以是得有斬獲大約疆場敗局全在逃之一字而今日

鄭芝龍可謂徼天之倖矣此番小勝正不足喜然亦可破賊膽賊媿供吐
叛夥暗通線索或有可據芝龍分付漁民賊船有下頭篷者切勿擒殺意
可知也許克俊等擒獲活賊三十餘名另三船被黃贊卿奪去職戒澳民
寘之不言恐以爭功開釁耳許克俊超然漁民之上似乎可用者或卽著
彼統領各澳壯丁遇警卽在劉五店取齊連踪出去庶幾無參差前後之
弊非借白臺威靈給劄冠帶各澳未必聽命也伏惟裁奪

答張遊擊

昨得捷報甚喜喜其落羣賊之膽以爲擒獲巨首地也但小勝而懈兵家
所忌且怨毒愈深叛賊益甚耽耽之際鄭芝龍倍當臥薪嘗膽不佞仍督
令漁舟助其聲勢也麾下蚤夜勦勵之何如

上徐道尊

井尾之戰雖是小勝然亦足以破賊膽矣鄭芝龍所報俱實以漁民耳目難掩不敢文飾其說也十三日賊復連踪泊入烈嶼芝龍整棚成列與賊相距半里彼此不交鋒停泊一日湊有東北風大發賊仍開駕外洋彼處居民登山頂細數賊船大船止三十隻餘皆小船其計二百餘隻賊心散亂不敢角鬪乘風追躡掃蕩似亦不難但芝龍船止二十餘隻漁船五十餘隻眾寡勢殊終無膽氣窮追望台臺弔南日寨船二十餘隻以助之或可計日收功耳蓋芝龍之銳氣在此日可用不然而持久則氣衰援寡則氣弱使其不進不退僅僅爲株守門戶之計恐非算也

上徐道尊

昨有鄭縣被擄吳鳳等三人在鎮海逃回俱云初八日之戰殺死溺死者數百人目下有南風定是復來勝負在此一決芝龍船俱在浯嶼迎敵漁船仍佐之刻下必有消息也吳鳳等云鎮海過來並不見接濟銅山一帶日日有小船載酒載豬并綾綉絹段交與賊眾今賊船火藥將盡安知無載火藥而接之者職素知此接濟之奸半出于奸民半出于武弁奸民酷于射利武弁但求免禍海上之事日壞一日俱在于此若不多方禁緝掃蕩正未有日也

上蔡道尊

兩日內有從賊逃回者職細訊之各賊盡數南去想此時在揭陽矣其意在于劫米穀備火藥得烏尾大船春風之便必圖再舉大可慮也及此而

多方修備乃克有濟幸台臺示之方略職敢不蚤夜圖之

申熊撫臺捐助造船

看得同邑公帑素無積貯兼之搜括以來並無餘銀堪動該縣卽欲申請而無從也且頻年海寇焚劫戰艦一空該縣尤當被害之衝請纓禦侮較他縣更倍但同舟念切而螳力無幾願捐俸資親自料理造巨艘一隻撥充塞遊之用聊以抒其濟之一班耳

海上近事與

黃東崖
丁哲初

顏同蘭
林讓菴

鄭芝龍自受撫以後其餘黨未散者尙多野性有犯者不肖督鄉兵殺之不可勝計嗣是稍稍知憚不意其同夥李魁奇等爭分賊資以不平激變也九月閒魁奇奪船背去招納亡叛與芝龍爲難不肖以爲此正兩賊相

持坐收漁利之時也。決意鼓舞芝龍同伊弟芝虎整搦赴鬪。至十二月初九日，魁奇連結陳盛、宇鍾、六周三諸夥，以四百餘艘入舊浯嶼，約戰本縣。助以漁舟五十餘隻，慣海壯丁千餘人，協同芝龍迎敵。自初九以至十八日，連捷三次，殺死溺死生擒者千計，而登山解散者不知其幾。于是叛賊落魄而逃，竟下惠潮。正月十五日，芝龍復同官漁兵窮追之，直至墩下，又至鹽州港。剛值眾賊攻據鄉堡，半在船半登山，不虞芝龍突至，四面勦殺。眾皆潰亂，死散者又不知其幾。擒回賊船八十餘隻，賊四百餘名。此從來未有之快事也。然窮兇未剪，將來局陣正未可測。不肖每稟上臺云：目前無他著，惟是用芝龍以攻賊，借芝龍以修備。兩言便可包括海上之事。不知其有當于時務否也。不肖知台臺桑梓念切，敢備述近事以慰懸注。

上熊撫臺

鄭芝龍鹽州之捷職細偵彼中消息彼時郭芝葵領諸賊正上岸攻打鄉堡賊半在山半在船芝龍猝到眾皆潰亂一時殺死溺死逃散者果不可計芝葵駕小艇而走此定是芝龍放脫所以報前日不助戰之恩耳然此意未可說破也聞已班師想不日到中左矣此番劉五店人船俱不去芝龍原不欲他去去則耳目難揜芝龍不便做事也總之若操若縱有意無意所以用芝龍者台臺自有微權耳

上熊撫臺

把總葉大經汛地舉動眞者未必聞聞者未必眞以是不敢開列惟廉其一二之確然者具揭以聞此亦足以殺其身矣陳晉璧先已收監昨者佯

縱之以誘大經歸及歸仍繫之周濱遠遁差人多方緝獲亦已成擒更有大經養兄海仔自爲名色總時相隨至今其細微皆伊所熟知三犯卽押解漳州聽施知府拷訊其情狀自當畢獻也前院朱老師部覆破城一語從何生出地方士民悲感並切不日必有公呈望台臺賜一言昭雪之庶不爲逃將所累存公道于萬一耳

答朱明景老師

某蒙師臺特達之知名屬吏而情骨肉也三載卵翼百身難報所恨事與心違終不能效尺寸以紓師臺之憤而遲東山之駕蚤夜思維通身媿汗而況千古奇冤有如今日之事某更何以晏然眎息于人間哉憶師臺將行之日曾云神奸輦載多方設阱事至此驗矣然地方賢達以至三尺孺

子無不知師臺之寃者事久論定昭雪在指日閒耳刻下正值直指按臨同邑士民卽當號控百姓之好義者往省城具呈撫臺亮後先同事必無不白之情也

答熊撫臺

芝龍呶呶請餉大費商量蒙台臺發銀二千兩殊有懽欣鼓舞之意矣本道請告謂別所有聞甚是不快以職管見想此時萬無去理也陳盛宇郭芝葵已先令七船歸順其餘百船泊在浯嶼外聽令近有穀商三十餘船與賊船後先同行並無擾害則斂手馴服可知矣兩接張都司手書職復之云船器一一還官一毫苟且不得本道旣給有免死票卽當隨到隨給散各歸田里不得畱一人于中左此今日第一義彼亦以職言爲然意必

無潦草也

答葉慕同

爭渡一事王參老公祖言之甚切強某結案者至再至三某亦心知此事之久鬱求伸而未敢操刀而割也窘于力也茲蒙台命期于情法兩平想亦無難了之局矣貴族之賢者多好修自愛如令叔拱北以微釐從事于鼠牙業已調停未嘗有偏枯也若林獻采一案則某奉院道之命其親筆單現在所重搶夷銀以媚賊而自利嚴催數次躊躇兩月而後執之乃出于萬不得已台臺固素稱知某者其非一陳相之所能使明矣或有告者之過望台臺矜其愚而始終噓植之此亦仁人長者之用心無俟某啣結也敢因明問潦略及此

答熊撫臺

職讀憲諭止可言投降數語真可與日星並耀職凜凜遵行期于無負德意爾已細查降眾初集之日尙未得盡散職徧諭歇家有容畱一人者卽以窩論以是居民相戒彼亦無所容其身悉行散去有附近百十人則皆有父兄妻子不敢放肆者也鄭芝龍近已入粵叛賊勢孤遠竄今未偵其踪跡若窮追必須北風三月之內恐未能結局然能勇往承認便須多方鼓舞之耳昨按臺經臨職轉託鄉紳諭芝龍來見蓋以禮法消其野性以晉接破其疑城而職亦得出數語從中規正亦鼓舞之一端也自茲以往凡可以使之樂爲吾用者職竊窺台臺威惠並行之妙以師其意而竟其施必無不盡之心矣

靖海紀略卷三

鹽官 曹履泰大來著

答蔡道尊

廿七日叛賊兩路分船追至劉五店事勢窘極芝龍卽沉舟登岸帶兵三百餘名星夜回中左守禦廿八早可過渡也餘船爲出浯洲尙在活路劉五店近水民房昨已被燒數十間內地未敢入職督令十三保協力堵截矣西邊一路鄉勇如林賊必不能爲害者吳防館到縣出台臺諭帖讀之叛賊應自回頭目前止此著數耳芝龍弟兄一日尙存一日尙須駕馭卽使叛賊不日就吾籠絡後著變通正自有無窮作用在也職管見如此望祕之弗使賊先窺吾意

上熊撫臺

廿七日芝龍舟泊高崎澳賊舟東西兩路堵截賊認定芝龍之船合眾攻圍勢必難免芝龍于是焚己之舟卽登岸脫走正在劉五店賊向積恨此地之人貼水小屋一帶俱被焚矣壯丁執械力抵殺死數十人負傷亦多勢不能勝而尙能守以是內地不敢深入也芝龍廿七晚帶兵三百餘名往守中左廿八早過渡今與營兵協守城池諒必無恙矣芝虎駕船九隻收入港內賊耽耽石井想亦未敢攻也賊所恃止烏尾船細查之委是難攻其船有外護四層一破網一生牛皮一溼絮被一週迴懸挂水囊銃不能入火不能燒且比芝龍船高丈餘自上擊下更易爲力此皆粵中資以利器真有無如之何者若內地職督領鄉兵各保力爲捍禦賊亦相戒不

犯台臺不必懸念

答王壯其郡守

猷諱

李魁奇似復有搖尾乞憐之意或可入吾籠絡舟師海戰勢不能敵數動則數敗卽有援兵只須于陸地禦其登岸若郡城萬無足慮惟職地恐不測止有率領鄉兵竭力自守而已聞賊知本縣有備相戒弗犯然不可信不足恃也芝龍之守中左是爲得策戰勝未能固守饒爲之若不入中左而入他處與逃將何異哉粵師安可乞漳泉已不相爲而欲求援于外省此必無之事也趙鎮空拳而來職以爲不應哭而應笑者撫臺已有兩稟聞之矣俟得回諭再拓智計百凡職自盡心料理也

答熊撫臺及各上臺

李魁奇一蠢人所恃只一黃巽冲今職已用計招回賊百餘名各給一免死票棄船散去矣渡口小賊船俱鍾斌之賊聞鍾斌亦與奇不和職更圖所以閒之此賊必不復往粵中然此時南風甚利北路防其流突不可不急爲之計耳中左之圍一日不解一日可慮城中糧食告竭不憂外攻而憂內潰陸兵救援竟不見到柰何職內地有備自信無虞無煩懸念

上熊撫臺

李賊之叛撫皆出于黃巽冲提掇流毒閩廣萬劍不足以誅其罪但職誘之歸而旋寘之死恐塞招徠之路以是姑寬其詞以使不疑也此賊虎狼之狀見之可畏職已稟本道發府獄弗縱之回以同地賊藪恐一有轉念變不可測耳聞魁奇失一巽冲不覺垂首喪氣其驕不難戢矣且與鍾斌

周三嫌隙日生必有自相攻殺之漸夫以賊攻賊計莫善于此前芝龍戰敗而死者約千人皆賊也此亦足明天道不爽矣攻陷之事必無可慮流突之虞自應謹備同地各澳鄉兵如林有登岸者輒殺之庶足以紓台臺南顧之憂耳

上熊撫臺

芝龍之入中左也當事者咸欲使之他避職力持之謂舍芝龍無與守中左若舍此而他避卽日者逃將之故智矣況芝龍之家在中左自護其家守必力也賊擁百人攻城芝龍發兩銃兩斃賊魁賊自是不敢攻城矣人謂賊能取芝龍而姑舍之非其實也畏賊者聞賊至面如土泥但知有招撫不知賊亦解事自信無再撫之理萬一賊迷而不悟謂計必出此亦何

必不出此果肯交器械還船隻得數烏尾船而芝龍便有起色矣嗣是而以假腹心與賊使賊不疑以真恩義與芝龍使龍思奮半年之內便可芟除立盡此職所蚤夜躊躇恐無當于採擇而未敢遽陳者也若曰招撫易而題覆難此又認爲真局面職不敢妄措一詞矣伏惟台臺裁奪

上熊撫臺

十一日鍾斌領烏尾船七隻大小烏船四十餘隻竟往東北職已經稟報矣聞十二日合踪在石湖寨十三日有三四小烏船直入泉城南門乘其無備燒燬兵船猖獗之甚其半尙泊中左窺無兵船與角以爲可以少少弱賊坐困芝龍雖目下城中糧食猶可暫支久則難繼矣賊之所畏止一芝龍兄弟困之于此便可橫行于彼此賊之狡計也以職管見必須粵中

借用烏尾船一入南澳賊必聞風出外可以解芝龍之困而使之登船對壘不知台臺曾有此舉否不然而南北肆志何以禦之

與趙副總

名廷廷善媚賊與本縣最不相得迫縣鑄銃驅賊故以此應之

賊把截潯尾渡須以銃驅之所諭誠爲急著昨僱匠工料理必兩旬日始鑄得一銃然則一日無銃渡口一日不清不佞之罪狀將與日俱積矣旋而思之紅夷出沒之地每多覆舟其中必有大銃隨喚漁民善沒水者入覆舟內撈之許以厚犒數日閒得二十四銃大者三千餘觔小者亦不下二千觔乃知神物不容埋沒一時並集若或使之非人力也刻下製架演放力能及二三里外以之攻賊未有不糜爛者昨接台教止以百名兵置之渡口不識此百名能守銃乎倘仍爲盜資又多一番罪案恐于門下亦

未便也惟高明裁之

上蔡道尊

昨趙署鎮云兵已弔回止剩百名在此揣其意明謂雖有統無與守也又一書云將統擡至高浦西門令把總試放果能及遠方運到渡口打賊彼苦無伎倆則止以不及遠爲辭矣雖遠而曰近誰與之辯哉且此三千餘觔之物豈一手一足之能運越潯尾而至高浦此何意見也職答之曰統刻下製架試過驗其力能到遠直當運至潯尾然須彼撥兵以運職何能強之近日賊有大小船十餘隻在渡把截非精兵三百名不能守統倘運去而旋被劫又增一罪案耳賊意欲撫而懷疑不就又且索芝龍之銀是其本意林應龍亦多鬼語不可信任至于團結固守禦之于陸乃暫時之

計若借粵東烏尾船令芝虎領兵從陸往迎聲息一到南澳賊便站腳不定矣如果去借制臺萬無不發之理如有斬焉彼賊之烏尾大船從何處得來哉若我地失事彼亦豈能晏然高坐者計不及此而束手坐困不知所終矣伏候裁示

上蔡道尊

巽冲爲李魁奇謀叛本縣百方誘縛
解道竟釋之復縲解軍院正法

黃巽冲蒙台臺寬恩不謂其舉動之外也渠有姪已官往拜李賊之妻爲母往來偵探不可隄防且也載金入郡請托營求種種叵測不啻伏莽之戎職已收之獄中刻下再當申請以求正法庶幾有以快通國之人心耳

上熊撫臺

職拘澳總許克俊與之決議再三止可得六百精兵其不堪用者不敢以

人數應船可分駕三十餘隻最大者亦止三百擔無巨艦也惟不甚巨所以輕捷便利千石之鳥船不能當也聞石井亦多漁船克俊云可以壯聲援但不慣戰見賊而慙耳又云福興之舟人不知泉漳之海勢礁石何在深淺何處非用此地之慣海不可是一說也賊船在金門者盡數收回中左近澳零星散處所以避火船耳船有泊海澄之新安港口者多下篷或是修補破碎接濟更當嚴也以職臆度之大師不宜輕出必須從容定計或使之俛首乞降或使之聞聲解散總之重以馭輕恃有台臺威靈在聞芝龍亦云寧遲無速意在必得烏尾船以圖萬全或亦非退託之飾說其如粵中之不發何也黃巽冲已收獄中查其近日舉動再當申解以候裁奪

上熊撫臺

十七日賊船俱駕出泊大擔烈嶼烏沙等處十八日各起帆相傳欲北上迎敵兵船大可慮也劉五店船已立刻整備矣鄭芝龍弟兄尙有船數隻或令漁舟跟踪協勦庶聲勢不孤耳

答徐道尊

撫臺所發大兵竟付之賊炬不意其遽爾至此日有慣海者與職言逆知竹賊之必敗職力稟於撫臺止其輕出孰料叛賊竟乘風迎敵也目前竟無策耶聞烏尾船有來近南澳者不知真否如真必當募慣海精兵二三千令芝龍弟兄登舟力圖之或克濟耳然非職所能爲也

上蔡道尊

粵東烏尾船竟不見到勦撫兩無所據將若之何職亦不敢言力能自固惟山陸鄉兵切于自衛庶幾少有所恃倘萬分告急則招募健兒有劉五店與十八保東西立應千人一呼可集稍可緩則緩之不敢糜費錢糧益增罪狀也

上熊撫臺

職每擒一賊細問其情狀云魁奇迫欲招安恐是騙他所以芝龍一有省城之行賊益有不測之慮也今芝龍回賊疑或可稍釋總之賊心甚狡口言歸順而船泊海澄之烏嶼海滄與同安烈嶼馬鑾地方日夜澆洗修整篷帆曾無息肩之意職詰之賊云招安之後便要往潮羅穀呂宋通販如芝龍故事以是急于修船及問被擄逃回者曰李賊整船候南風北上其

意似未肯忘館頭諸澳地也由此推之順逆之形旬日之內可定而省城近地之防禦不可不嚴矣

上蔡道尊

趙署鎮以招撫二字與賊講約久矣而賊亦以招撫應之總非賊真心也且賊至今日而驕極矣中左近地前後左右到處擄到人處搜掠曾無虛刻招撫而若是乎大將軍高坐城樓目擊賊輩縱橫差官撫慰被賊亂打犇竄無地猶戒勿放銃不許各兵出城擒殺必若是而後可招撫乎恐招撫之益難也賊恨鄉兵并恨職之甚志在報復所望台臺多方卵翼使免于隕越拜賜不獨職也

上熊撫臺及各道尊

賊船分泊海滄日夜修整賊徒上山徧入小鄉村劫掠坂尾鄉兵憤之于十七夜統精銳千人星夜踰山四十里直入海滄意圖焚船擒賊不謂漳民漏報推船浮水矣天明賊眾接戰被鄉兵殺死小賊九名賊首薩史馬許三老二名石虎打傷負之而去不可以數計鄉兵被傷二名並無所損此亦快舉也但恨奸人漏洩不得火其船耳李賊忿甚十八十九議分四路攻坂尾而四方鄉兵數千雲集各處埋伏救援賊不敢逞然將來未可知也賊志狡而且驕我以撫愚賊賊亦以撫愚我解紛正未有日守禦倍當嚴矣

上蔡道尊

李賊欲撫而小賊以空腹未肯就撫徧鄉搜掠無所不至而報仇者日刃

數人日捱一日趙副總竟不知作何結局也小民亦知上臺有招撫之議卽力足以抗之者而斂手未敢眾心蓋急于求安耳職正恐求安而愈不得安惶愚未知所措台臺何教之

上熊撫臺

李魁奇于初五日弔回各哨船只許入鯨不許出鯨有賊在路上截剝貨物者網之去一賊不受網卽梟之如此舉動似可入吾籠絡也數日內自賊舟回者陸續投到職隨到隨發領卽與安插想賊輩聞之必無疑畏矣但聞魁奇祈請太奢未知台臺何以裁之耳

與趙署鎮

昨承諭不佞多方爲被擄者地歸途無恙矣數日內屢接撫臺札云已將

一點血誠以待撫眾萬無他疑者至于不佞之待李魁奇猶之待鄭芝龍也彼願爲門庭以內人而不佞偏欲拒之門外如此顛倒至愚者不爲矣但魁奇真須毅然果決解散約束井井有條放出丈夫手段闢開前程大路方不負此舉耳

上徐道尊

鍾斌船四十隻另泊鼓浪嶼被擄者不肯放情形叵測大是可慮然兩賊正不欲其合此中最有機竅耳若李船上被擄者放回將盡前月望後職到劉五店驗放以防惡少之剝掠且些須給以盤費眾皆聞風脫走三日而散于餘人職多方湊合爲主撫者效一臂將來另有活局也

上司李吳磊齋

諱麟徵初到

中左隸於同安去縣城僅五十餘里職之頻年受累止此一塊土耳其寇之至也以此爲戰場寇之撫也以此爲窟穴寇至有劫掠之苦寇撫有調馭之苦而寇撫之苦不減于寇至丙寅年自楊六初撫職竟得罪于主撫者幾以此被參撫賊得志而愈驕職力單而益窘苦可知也戊辰年鄭寇與李寇同撫聚眾三萬餘人議撫之後越半年而蟻聚不散者尙以萬計仍肆行劫掠與同民爲難護持鄭寇者奉之若驕子職曰不然不抑之則藁不斂撫不就日督率同之子弟以撲殺之約三百餘賊俱有申詳案證是時鄭李兩賊聲聲報怨而卒不敢動噫使李賊此時叛而職尙復有性命耶夫以空拳而搏飢虎走險履危徼倖于萬一苦可知也此皆正月以至七月閒事至十月初旬而李賊叛去矣無一將一兵之可恃止有鼓舞鄭

寇令彼自相熬煎兩月之內殺巨首真賊以千計借賊以勦賊亦是天道之巧乃鄭寇足高氣揚藐眎李賊入廣窮追以召今日之禍至今日而云撫與前番更難前者鄭寇目中無人明知無將兵之足畏而猶然譎言鼓煽反覆不定也今日李寇大讎在側如坐鍼氈職欲聯屬之使之信欲駕御之使之服卽令武侯復出恐亦不能洵是千苦萬苦苦不了也台臺亦聞之而心惻乎所望指之教之出迷途而登覺岸拜賜匪淺鮮矣

上熊撫臺

寇夥逃出有十分之四今所存船隻大小不過一百六十餘隻耳王通判廿四日過中左料里交還船隻器具恐堪用者未必交還也有出而解兩寇之紛者廿二日至同安令王前驅齎軍令狀著魁奇發誓畫字此亦兒

戲事百方修備惟台臺主持

答徐道尊

李寇但有貪淫別無主張殊不愜鍾斌之意船艖分泊其中必有變故職
細細打算動手不得出口不得須密密使斌先叛魁奇而又須使魁奇全
不疑我方能動而有獲此非可以旦夕計也台臺別有著數惟望時時密
示

上熊撫臺

許一龍係心素子乃漳州府學生員巨奸惡種造謀叵測勾引李魁奇契
子葉我珍聚集散歸夥眾置造器械非一日矣頃于十五日設酒在家款
待我珍等百餘人先將家屬搬下我珍之船一龍領賊數百從陸至沈宅

地方攻打石兜土堡有八十餘賊隨龍踰堡直入矣眾賊環集在山聽一龍放銃爲號幸天敗其惡連放十餘銃不響山賊不下鄉兵環堡擒拏殺四賊而生擒二賊一龍帶親兵衝圍而出隨下船脫走職卽發一票姑云一龍被賊擄去原無玷於身名速著族長帶領通族人追之招伊登岸又走一諭帖與李魁奇拘住勿令逸走廿日已拏到矣職卽當申解本道也

上熊撫臺

李鍾兩賊自相疑忌其機可乘也但鍾黠而李蠢使李圖之不如鍾圖之使鍾獨圖之不如芝龍合圖之蓋獨則勢單勝負尙半合則勢盛有勝而無敗李賊一鼓可擒也李光是鍾斌腹心光向應坐死職姑緩之正畱其身以爲今日用已差諭鍾斌刻下必有消息芝龍弟兄船盡爲煨燼無用

武之具職早已豫備漁船五十餘隻藏之他所賊所不能踪跡者臨期卽調發漁兵千人駕之以助芝龍也

答熊撫臺

李賊入我籠絡而其疑定是難釋以糧之給否爲撫之真假賊眾紛紛叫號若不給或卽有變修備未完何以制之職想此賊到底不能羈縻不若先以少少糧爲餌容船器完備再作區處而聯屬芝龍是穩著也

上徐海道

鍾斌於十一月廿七日駕大鳥船十八隻叛李魁奇而去矣斌船泊本縣之金門地方徘徊觀望似有意投芝龍而未果者職已差諭芝龍急收之聞其有所需於芝龍乃米糧器械也職以爲姑與以聯其心圓轉以觀其

變期于事之必濟方不虛從前著數耳職揆情度理鍾斌未必爲我用但叛李則李必圖之兩賊勢同騎虎我用芝龍以佐斌驅除大難所謂因勢利導不煩鞭策可安坐而指揮之也職邊見如此幸有以教之

上熊撫臺

鍾斌已叛李魁奇矣職已密令鄭芝龍收之本縣漁船及壯丁一一豫整以待臘月望後便可舉事但斌最黠終必不爲吾用將來下手審局又別有一番作用台臺其豫籌之職自當竭蹶奉命也

上蔡道尊

此已廿八日事

本縣漁船密藏晉江諸澳者五十餘隻修整完備枕戈以待至廿八日早令鄭芝龍兄弟統領各船并糾合鍾斌船爲犄角幸遇順風不移時而至

中左李魁奇率眾賊力鬪敗而脫逃出外遇銃擊復轉入海澄港追急下小艇欲上岸卽被生擒矣職先督鄉兵各處埋伏防其陸逃廿八晚果有大賊首僞後衝把總曾瓊者聞風逸走帶領五十餘賊各挾利器渡至石崎登岸被鄉兵網獲業已收獄旬日之內魁奇請餉三四次甚急職多方騙誘延捱不發今省得千金亦可爲船器之資也

上熊撫臺

廿八日五更鄭芝龍統領漁兵糾合鍾斌揚帆直抑中左幸天助以風百餘里之程不移時而至亦快事也魁賊揮眾出戰船尙百餘隻賊不下三千而一時氣奪者正所謂出其不意手腳忙亂耳鍾斌實爲先鋒魁賊實擒于其手蓋用其所仇其手倍辣而用力更奮也魁夥僞把總率眾陸逃

職先埋兵以待一鼓而獲無一得脫另當解報中左腥穢一彈指閒盡行掃除此亦近年不經見之事非仗台臺方略曷克臻此雖然未足恃也鍾斌積賊多智使其轉一念曰今日之事我可以藉手于斌又何不可藉手于芝龍乎前事後事覆轍不遠驚餌之逝殆不可測矣惟台臺再籌之

上熊撫臺

鍾斌復領船南下矣據稱追擒叛黨恐猶是假說之詞此賊狡詐百端終不肯爲我用也李賊哨頭時有擒獲職擇其惡之最者而處之不如是無以洩地方之恨耳芝龍在中左馭眾甚嚴人心暫與之相安乘此而修備爲長久之計所仗台臺神算匪淺也

上熊撫臺

鍾斌船盡出泊大寮圍頭等處矣穀船漁船徧被擄掠芝龍福河載下大
桅以被奪去芝虎領兵取討勢必攻殺劉五店船俱往粵中捕魚已差人
促之歸數日閒亦必回澳職自當相機調度也狡賊意在乘風北上耽耽
新造船隻宜百計防之

上熊撫臺

葉郁犯柘林甚惡彼曾無投順之狀職卽欲開諭之而無從也前月廿七
日已聞鄭芝龍密差人偵之未知其作何舉動耳廿五廿七兩日閒鍾斌
船盡去託言征勦葉郁收功回澳方食糧散黨職細察其動靜到底只是
疑想其罪業深重無可消受也本道所發銀八百兩職竟齎發吳遊擊尙
未入斌手卽斌亦不願領其意之叵測可知謹備之而已

案葉郁乃李魁奇契子

又上

鍾斌追擒葉郁已往銅山之下聞已擒其小哨一二郁則遠遁海洋鄭芝龍委陳盛宇往招未有實息總之斌卽不追郁亦自必出蓋狼腹未飽未可就撫洋船近日漸回耽耽逐之而特借郁以爲題耳所恃台臺威足以懾惠足以聯目下不至于鷗張而終必不爲吾用也

上陸筠修司尊

諱之祺

許心素爲鄭弁所殺向傳以爲眞也職蒙台臺委查卽訊之鄭弁語多兩岐則殺似未眞本府行稟著伊家屬跟要而素之次男一龍斃于獄矣長男樂天遠竄久矣若著伊房族挨緝則踪跡杳然正犯未必獲而無辜受累者多祇爲差役生涯耳以是職躊躇未決刻下已取許姓通族與其里

鄰公結申府或可據此結局而又恐突有未死之心素出而爲難于海上
眞有難之又難者其可否惟台臺裁之

上熊撫臺

鍾斌船艖仍分泊金門烏沙白坑等處小哨十餘隻往來中左擄掠洋客
屢屢見告今尙分布外洋以伺商船乃賊心之貪得無厭而曰防夷防葉
郁皆託詞也此賊疑與狡并尙斂手未動者全恃台臺孚威可格豚魚耳
萬一終不受吾戎索則人日眾勢日強將何以圖之職低徊再四惟台臺
裁示

答徐道尊

近聞鍾斌劫掠洋船人言其洋船盡而後招安職正恐船盡而未必安也

鍾鄭左右彼此俱有腹心理伏一言一動無不具悉以是謀事甚難有心漢子昨朱明景撫院不惜千金招之至于舌敝筆秃必不可得大抵奇杰之士千古亦難其人耳且賊之所收者非積年熟識之老賊則挑販無賴之下流卽有奇士插入殆不易也惟台臺再訪之

上熊撫臺

鍾斌腳跟不穩意圖逃出胸中全是危疑必有以其出爾反爾之語告之者若一聽其逸出將來招集亡命劫奪商船與海上爲難我永無安枕之日矣職已示諭之聊以醞功爲餌庶有以繫其手足耳然此乃羈縻之法而實實取之必以威武蓋取李魁奇之局可以一試而不可再陳也聞斌之疑芝龍甚欲與龍南北分界立功此非斌真意祇因龍所處逼近近則

謀之易遠則角取難耳職以爲台臺正當因其疑而用之弔取芝龍到省
城備船繕器消彼疑衷修我實事數月之內相機而動安知斌不復爲魁
奇哉惟台臺詳酌之

上熊撫臺

時以入觀行乃
庚午之九月

職五年苦海備嘗惡趣所不卽殞越者恃有台臺逾格鼎噓耳諸賊渠魁
已殲脅從俱散惟是鍾斌一夥尙畱遊釜餘魂迄今閱八月矣職百計羈
縻以繫其叛足而戢其毒蠶者崑爲船器未備耳頃入會城諸武弁來謁
云船楫尙有一二未完者再假旬餘便可理帆南勦而台臺刻期太迫強
之出兵或亦未便蓋策貴萬全速之旬日與遲之旬日所爭不遠而堅瑕
乃勝負所關此一出也安得不再一審顧哉又聞一有力者爲斌作說以

母動爲大職謂此局終無苟安之法不毅然獨斷而滅此朝食則廟堂之議恐不可測台臺亦未能弛于負擔也職行矣似可弗復言而猶不敢以事外寘之所以報知遇之萬一且不欲舉職向來一片苦心付之一擲耳

惟台臺畱意焉

鍾斌後果被我兵窮追于十二月間沉海身死從前大寇至此掃蕩

靖海紀略卷四

鹽官 曹履泰大來著

團練鄉兵初示

同安縣爲團練鄉兵以資守禦事照得海寇猖狂人心惶惑皆緣盛平日久爾民素不知兵故一見三五持刃卽望風奔走至身家離散甚爲可憂但此等醜類勢雖猖狂不過以海爲強登山總無長技爾等驚逃則勒索勢無不至守禦則必然遞去爾民但能各自奮勇拒賊何難爲此示諭通縣鄉邨及沿海居民卽便照依保甲每戶各備堅利器械一件仍各就保內推擇智勇武藝一人統率團練殷富之家量給鄉兵糧食以示鼓舞倘海賊登岸卽便協力擊殺此皆爾民自衛身家至計果能擊殺眞賊及生

擒賊夥本縣定照依院道明文申請給賞有功首人另詳請給冠帶決不沒爾等功勞也特示

團練鄉兵條約

泉州府同安縣爲保固地方事照得叛寇流突沿海地方最宜戒嚴本縣遵奉上司號令團會鄉兵捍禦業已一呼立應據各鄉都會保團練殺賊頗有成效但人心渙散非有紀律約束野戰未免參差本縣今將訓練鄉兵條約開示各鄉都任事人等遵照施行俱毋違錯不便須至示者

計開

一選壯丁合保選丁壯幾百名每日若干名輪流更番守禦每名每日給銀三分飯食其哨隊長另行加給倘遇賊登岸一齊擒捉其未登岸之時

先鳴鑼聞保以便家甲接應立大旗一面寫某保選鋒於百名中作四隊
每隊給一小旗鑼一面螺一個

一編家甲將所選壯丁外每十人爲一甲立一甲長每保分作若干甲統
於保長副遇鳴鑼之時保長副催甲長甲長催家甲卽齊集接應

一別旗幟每保設大旗一面每甲小旗一枝旗依五方色號大旗書某保
團練鄉兵另一小旗書第幾甲臨時各依色號無襍

一精器械每壯丁各要利器一長一短諸甲中各要利器時樹門首每壯
丁給竹甲笠一個十人給牌一面千人給銃一個

一貯糧食就保內上中下分派一人收銀一人給發

一謹瞭望每家甲於選壯丁外各保內日輪二人到某處瞭望倘有何事

故卽時到鄉約所擊鼓聞知仍赴本保集眾凡保中有公事則到鄉約所鳴金鼓三通螺單吹倘是警報則鳴金雙螺齊吹

一修柵隘各保各巷俱宜修整柵隘其柵隘去處則合眾修整每日輪一人到總隘盤驗往來以杜奸細其入隘之人各要石二塊

一造金鼓每保各設金一面鼓一面螺一個倘有事故金螺齊鳴一保聞知則眾保俱鳴

一定賞罰遇賊登岸時奮勇擒捉者官賞外另一級賞銀貳兩有退縮不前者依法行事其保內遇有事故到約所鳴鼓三通每甲不到者卽時公眾定罰仍解縣擬罪

一嚴約束爾輩修隘設兵總以身家爲慮所選壯丁及諸甲除賊登岸須

奮勇擒捉餘不得乘機生事違者究罪

左選鋒長某人 副某人 第一隊長某人

鄉兵某人 餘各隊倣此 巡視某人

右選鋒長某人 副某人 第一隊長某人

鄉兵某人 某保保長某人旗紅色

一甲甲長某人 二甲甲長某人餘倣此

選鋒民壯糧食依本保內家資稍裕者從公酌議上中下派助上助一兩或八錢中助五錢或四錢下助三錢或二錢設一簿擇謹實之人一人收貯一人給散每保助銀俱係保長交入當眾登簿以便稽覈其給散之銀亦即當眾登簿以便查帳如有未給當再商畫事平之日將公簿結算如

有餘貯看一兩用幾錢一錢用幾分扣算分還其有仰體上司德意念切梓里破格助銀者隨其自定凡諸同事之人宜相勉飭以共成勝事

給鄉兵糧糶議

泉州府同安縣爲固守便民事照得海氛告警防備宜周本縣躬親督率團練鄉兵正如父兄之於子弟腹心之于手足一體痛癢相關者也思我百姓均隸茲土富者固有身家貧者豈盡萍浮若以貧丁而專取給於富家之糧糶人眾則難給日久則難支欲圖安而增擾於古昔寓兵於農之意大謬不然今折而衷之凡遇本縣操演之日聽各社殷丁量給貧丁口糧銀二分萬一有警執械禦賊悉照前示每人日給銀三分亦須一社之內通融協力至於平日或挑販或開鋪或附近耕農聽其各自營生不得

以團練束縛其手足使有以藉口而爲殷丁之累庶幾永成勝事地方之福也爾各社長殷戶毋得驚訝以致規避取究此示

編造漁舟壯丁示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奉軍門熊鈞諭仰縣召募漁民壯丁以備協勤隨票著各該澳甲同澳長副查造花名人數候用去後聞有積包澳甲不體上意憚於催督藉口漁民辦納課餉爲辭庸知報壯丁所以防賊爾各自衛非是爲兵但有事本縣出銀僱募無事聽汝輩採捕與課米無妨合行示諭爲此示仰該澳澳長甲及漁民人等知悉速照原票報漁民壯丁人數照劉五店澳編造隊伍冊報名澳長甲各正身速赴縣投遞面諭方略俱毋違悞不便特示

申報漁丁文冊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奉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鈞諭仰縣召募漁民壯丁以備協勤等因依奉隨該卑縣召募過本縣劉五店石滸等澳慣海漁民壯丁計壹千玖拾柒名聽各澳民序編哨隊甲伍彙造花名文冊印鈐見在合就申報爲此卑縣備繇開列具申伏乞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團練漁兵款目

一糧餉遇有警報本縣飛檄到澳澳長卽時點集出水以是日爲始每人日給銀三分如五日以內獲有賊船首級者除功賞另行外口糧每人日加二分錢糧俱本縣自處給發

一器械有自備者有官給者及火藥等項澳長各先料理毋至臨時方請致悞事機

一功次凡兇賊執械拒敵者俱聽澳民登時斬首赴縣報功寨遊將領敢邀搶及買求者稟明申究如真正被擄不持兵仗逃水自匿或偃伏船艙者不許妄殺此又是各人自存心地毋造冥業何俟余言

一鹵獲凡牽獲賊船惟神飛百子諸大火器報官存用其餘刀鎗及一切所有之物俱聽有功員役自行分取以爲勦賊之資

一船隻凡以擊賊致有損壞者卽官爲估計給價賠修所獲賊船各存該澳一面整理給澳長收管以便急需

一應援凡澳口鄰近倘有賊船分踪突入者左右澳長俱須督率澳兵前

後邀擊毋得坐跡

一 重督率

泉州府同安縣爲條陳便宜事據劉五店澳澳總高大藩呈稱藩守分澳長近見狂賊縱橫不敢退縮據前本澳會鯨以林芳船爲中軍許克俊船爲副軍高方岳船爲總督劉亦富高奇顯童志敬等船十五隻爲衝鋒一隻管船四隻入俱入出俱出遇賊協勸遇靜採捕永爲定規今有警報三社首旣授以權而衝鋒亦當委之以柄倘閒有撓惑眾志不從命者許細解究治則人人聽命而坐作進退有法何患攻賊不破等情到縣據此案照先爲軍務事行著澳總高大藩將本澳漁船編成哨隊并壯丁姓名已經造冊申報軍門及興泉巡海二道外隨奉軍令著該澳民出海協勦叛

賊去後今據前情合就票仰衝鋒船長劉亦富即便管督該澳漁船四隻入俱入出俱出遇賊協勸遇靜採捕永爲定規敢有抗違惑眾不聽督率者許緝解本縣定以軍法處治決不輕貸須至票者

一定哨總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蒙與泉道左布政使蔡憲牌奉軍門憲令聯絡各澳漁舟協力應援已經行縣編造到道今該縣各澳未有哨總統領各汛地未有酌分定派備牌仰縣即將所屬各澳漁船應何哨總統領後開要害汛地應以何澳漁船應援速確具繇報覆查督行寨遊遵照其劉五店一澳義勇爲最相應另議協援中左要地或往來併援各處併議具報等因蒙此行據澳總高大藩等僉舉許克俊足當哨總之任等情到縣據

此除一面呈報本道外合就帖仰劉五店漁民哨總許克俊卽督該澳漁兵船隻合艚出海協同官兵勦捕劇賊不論中左金門料羅澳頭等處汛地如遇寇警俱要首尾相救期于制敵有功之日另行破格獎賞決不負爾功勞敢有抗違不遵者自有軍法在勉之慎之須至帖者

一議應援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蒙欽差整飭分巡興泉道兼管兵備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蔡憲牌奉軍門憲令聯絡各澳漁舟協力應援已經行據該縣編造到道查各澳未有哨總統領至於各汛地應援未有酌分定派備牌仰縣將所屬各澳漁船應以何哨總統領澳頭烏沙金門料羅烈嶼中左等要害汛地應以何澳漁船應援其劉五店一澳義勇爲最相應另

議協援中左要地或往來併援各處一併議妥具報等因蒙此隨該本縣知縣曹看得賊情叵測所犯之處未可一定該縣原編各澳漁船議欲以本船自防本澳一有突犯人自爲守如上年寇至往往分犯各澳則本澳人船豈肯棄自己而救他人又況大小參差堅脆不一督令遠出征勦又未便也其所最稱壯勇人船可以調遣者則惟劉五店一澳已經卑縣設立總哨許克俊權宜給帖督令跟踪出勦如各處有警併令應援矣此外另編各澳壯丁原以備緩急征勦之用奉文之日亦卽著令各澳哨總整備船器統領壯丁出與劉五店會艚協援各汛地如憲議分派定援再查澳頭烈嶼烏沙金門料羅各澳汛地俱一帶相連首尾原得相顧有警督令各船兵遊移協援其於軍法似尤圓轉也緣蒙仰令議報事理合就申

詳

會集協勤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蒙興泉道巡海二道憲牌奉軍門令牌到道仰縣卽督鄉漁民與官兵協勤叛賊有功破格行賞今照叛賊聯鯨內犯合就示仰該澳澳長著各哨長卽督冊報漁民壯丁齊集赴劉五店澳聽興泉道劄授哨總許克俊約束同該澳漁船民兵合睭於中左金門料羅烈嶼澳頭烏沙等處協同官兵勤捕有功破格行賞敢有抗違不遵者卽將本人網解送縣治以軍法不貸各毋違錯須至示者

查申漁兵功次

泉州府同安縣爲偏師深入巨寇重圍敗遯克捷事崇禎元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蒙本府信牌蒙興泉道左布政使蔡憲牌奉軍門熊令牌據守備鄭芝龍報稱親督二十三船并同安縣曹親行調發劉五店義兵漁船擒獲賊犯三十名口小船七隻等因到縣看得鄭芝龍與劉五店漁民能以寡敵眾挫賊衝鋒以寒其膽功殊足錄仰道將鄭芝龍及所統各總紀錄示勸劉五店漁民有功者查賞鼓舞仍行芝龍督兵乘勝長驅務要蕩平海氛以膺題敘其劉五店倡首漁民有功亦一體敘賞擢用全得同安縣親督鼓舞就中恩威操縱苦心協助其勞尤不可泯一併查覈報院以憑特敘等因依奉備牌仰府轉行路將防館查實有功漁民員役分別敘功紀錄等因蒙此除鄭芝龍官兵另行路將防館查敘外備牌仰縣即將劉五店義兵漁船與鄭芝龍南征有功人民分別功次姓名備造文冊一樣

三本繳府轉繳仍行該澳漁民用心協勸蕩平海氛以勵後效等因蒙此案查本年十月初閒劇賊李魁奇叛撫奪船流突各澳卑縣卽先行督飭沿海鄉兵堵截擒殺去後旋奉本都院鈞諭仰縣召募慣海漁民壯丁以備協勦卑縣隨召募過劉五店一澳漁兵四百九十二名堪用漁船二十三隻石潯等澳漁兵共六百單五名計一千九十七名彙造姓名文冊通報外續爲軍務事蒙本府信牌及奉興泉巡海二道憲牌奉本院令牌到道行府帖縣聯絡漁船民兵與官兵互相應援併力攻勦等因又蒙巡海道憲票頃見澳民忠壯可嘉該縣相機發縱恩信素孚上下一心緩急足賴本道深爲色喜便宜與申明約束一切糧餉器械船隻鹵獲功次各條款傳示各澳長曉諭明悉勉建功績以膺官賞等因又蒙興泉道蔡憲牌

照得叛賊聯踪北犯合備牌仰縣卽調發劉五店澳總高大藩招集各漁船民兵整肅隊伍遇賊買勇勤捕有功照格行賞獲有賊賊盡數均分該縣親行督率務收獲醜奇功并奉行查漁船應以何哨總統領等因依蒙隨查有許克俊者誠實幹練足當哨總之任具繇呈請興泉道給劄授以冠帶名色俾得便宜調度卑縣仍親到劉五店澳督率各漁民聽許克俊調撥坐駕船隻與鄭守備跟踪協勤去後本月十一日據哨總許克俊社首黃汝默等僉呈爲南征捷報事稱蒙著督率漁兵協勤初六日午時開駕初七日午時到烈嶼城角與鄭守備齊泊適報賊至井尾俊親督林芳等船九隻同往協攻餘船四十三隻駐劄舊浯嶼接應初八日黎明果遇賊船四百餘隻在井尾港口兵漁夾擊犁沉賊船四十餘隻賊眾溺死無

數當獲穩底船二隻內穀四十石百子銃三門耶機銃三門撻刀長鎗共十六枝高岳船生擒賊五名劉憲周船斬賊首一級許默船獲賊妻帶幼女共二人皮甲廿一領皮釜十頂另大鎮銃五門大銃子五個解報到縣隔別研鞫真賊一名葉富賊嬖陳氏等其四名何三紀宇耀蕭其進紀宇瑞俱係被擄各情真的隨該本縣知縣曹參看得撫賊李魁奇出叛駕言分財不均與鄭芝龍爲難芝龍發憤驅除順逆之志分而存亡之幾決矣頃十月初聞魁奇糾集賊夥連鯨北上芝龍整戈出勦氣雖銳而勢尙單卑縣督令劉五店漁民六百餘名駕船五十二隻初六日開駕初七日跟隨官兵船鯨齊泊烈嶼城角適報賊至井尾澳總許克俊奮勇先登帶林芳等九船爲衝鋒以四十三隻爲後應初八日大戰兵漁夾攻犁沉溺死

不可以數計現擒船二隻及稻穀兵器等物高岳一船生擒賊五名劉憲周一船斬賊首一顆其一名葉富向投周三老今轉投李魁奇往還閩浙之間久肆焚殺之慘其爲真賊無疑也乃所供同獲四人曰何三紀宇耀蕭其進紀宇瑞或擄於官塘山或擄於梅花所或擄於蚶江之漁船其記憶地方年月供吐畢眞曾無一語指被擄者爲賊則賊之良心故自不味也及弔何三等隔別研訊覆口相同則其爲被擄益無疑所當卽行放釋以雪其冤者也嬾人一口供稱陳氏二月再醮期享賊貲而嫁賊死賊旋同露艸所當官賣以爲犒軍之資者也此一役也朝出師而暮奏凱雖曰小勝不足爲喜而以順勦逆勢如破竹亦足見漁民之用命可謂不負任使之兆也穀四十石聽各船均分船二隻發澳備駕出勦皮甲皮釜大鎮

銃大銃子百子銃郎機銃撻刀長鎗諸器仗俱貯庫賊首一顆發懸示五
通渡口具繇於十二月十二日連人解詳興泉道蔡查審轉詳蒙批出陣
獲醜足挫賊鋒該縣董率漁兵功可嘉尙被擄何三等已行晉江縣安插
遞解葉富審係真賊仰縣確招報奪賊嬾陳氏官賣與贓穀俱充賞格器
械分發各澳禦寇船修用賊級懸示漁船四十三隻爲後應有無規避不
前一并查明可也又詳蒙巡海道徐批該縣指顧不勞坐收勝算何渠書
生不爲將耶許克俊宜優賞以作其氣賊犯及被擄人等仰候興泉道詳
示行繳泉州府批據詳漁民奮勇助順朝出而暮奏功則該縣鼓舞以制
勝也應行申敘併獎賞漁民統候道詳示行繳各遵照外本月二十一日
又據劉五店哨總許克俊澳總高大藩等呈爲擒獲海洋巨賊事稱本月

十八日午時俊親督童志敬等船二十一隻同社首黃汝默等哨隊壯丁五百餘名協勦叛賊酉時至青崎澳停泊十九日寅時齊出烈嶼城角適鄭守備船開駕南下俊令眾船跟踪午時至鎮海洋遇賊船二百餘隻兵漁夾攻銃石雨下兵船所獲不知其幾申時收入鎮海澳俊等船且戰且追攻圍大賊船自未至酉交戰百合本船被傷漁兵曾好仔高一龍舵工李仰懷等十餘人賊船被銃打壞犁倒賊眾溺死無數生擒真賊五十一名生斬賊級七顆羣賊望風逃竄莫知去向二十日午時兵船收入中左酉時俊等船收入本澳謹情回報內并將賊犯及首級解送赴縣隨該卑縣親驗得漁兵曾好仔高一龍舵工李仰懷三名頭額傷重餘俱各帶傷是的弔取各賊隔別研鞫黃進老等各供真情在案仍該卑縣看得叛賊

李魁奇糾集各夥聚蛇蝎於一穴誇耀黨與之多傳播譎張之說幾令懦夫股慄乃鄭芝龍以二十餘舟當賊數百巨艘僅僅漁船佐之奮勇以出必有獲雖人用其命亦天助其順也是月十三日李賊戰敗南下志在必報焚小舟而聚眾于大船以圖必勝十九日揚帆而來鄭芝龍發舟迎之劉五店哨總許克俊選駕大漁船二十一隻勇壯五百餘名跟艚協勦行到東椗遇賊船二百餘隻見我師仍復驚遯兵船追殺巨艦漁船圍住鳥船二隻船被犁沉諸賊溺死而斬首七顆生擒黃進老等五十一名口細訊之或從叛出逃或別夥投入俱已列名更圖臨陣器械各各對敵負傷則爲真賊無疑也惟是穉年小厮二口擄爲阿孃情實堪憐卽當與開一面者夫眾寡之勢相懸數倍而望風逐北偏在鳥合之眾乃知賊不敗

于弱力而敗于多心天若假手于李賊而招之聚正所以速之亡也可爲奮志立功者券矣賊首發懸渡口舵工老尤三徧身受傷隨于二十一日身故已經相驗發埋其漁兵曾好仔高一龍李仰懷被傷獨重應各給銀壹兩以爲調理之資童志敬等亦應計功頒賞具繇連人解詳興泉道蔡覆審轉詳及通申巡海分守二道各去後今蒙前因遵依行著哨總許克俊查將統領該澳漁船民兵前後與鄭芝龍南征有功人民分別功次姓名冊報到縣覈勘無異彙造文冊一樣三本印鈐見在合就申報

行賞有功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本月初一日蒙興泉道左布政使蔡憲牌奉提督軍門熊令牌照得叛賊李魁奇等結夥三百餘艘屢肆侵犯而鄭芝龍

與劉五店義兵以寡勝眾屢獲奇功誠可嘉尙合就行賞備牌仰道行縣卽將發去銀壹百兩內三兩賞哨總許克俊其船總哨長社首林芳高岳童志敬等二十七名暨陣亡被傷漁民俱聽該縣分別賞賚優卹完將賞過功次名數造冊呈報轉繳等因蒙此隨行據哨總許克俊同澳總高大藩公議應賞人數功次冊報到縣據此合就發賞爲此票仰該哨總許克俊將發去銀一百兩同澳總高大藩照單頒賞各船總哨長社首及被傷漁民人等收領完卽回報毋得違錯不便須至票者

請賑申文

同安縣爲急請發倉以濟時艱事照得同安濱海田少民稠米穀不給頃因海寇流突外運不通兼之荒旱頻仍去秋迄今七月不雨二麥失種民

益惶惶計無復之方今穀價騰湧斗米百錢飢孳載道死亡橫野目擊傷心焦思無措查本縣預備倉內貯穀五千餘石原以司賑民命合無請乞發穀五百石容本縣於東嶽梵天與各鄉公所親行煮粥賑濟庶幾少救殘喘之萬一涓滴總上臺之鴻造也緣係請穀賑飢事理云云

勸諭捐賑

泉州府同安縣爲賑救貧民事照得年荒民飢餓孳載道本縣已經申請倉穀賑濟指日詳允卽當煮粥以甦殘喘之萬一正在延埗幸蒙撫院軫念民瘼特蠲廩給銀一百五十兩發縣買米賑民如此德意從來所未有予叨司牧豈能忽然但勢值其窮欲蠲而竟無可蠲姑將本縣俸資百兩買米助賑涓滴之施知無益於涸鮒而一點相關至情聊以自表云爾凡

我地方家溫食厚故自不乏誰無不忍之心亮難爲路人之跡各隨所願多寡施賑本縣不能強亦不能已於言也爲此特示

設法賑濟

從來賑飢祇有設廠煮粥而已本縣始亦爲之集飢民於東嶽廟其地最寬可聚數千人眾飢民至晝地使坐數十人分粥以漸而及初猶帖然徐而枵腹難待也坐者起矣分者亂矣越次攘奪食器俱碎仍是強壯者得食老弱者啼飢于賑之之法無當也于是次日改而分米定賑所四本縣與衙官及鄉紳蔡虛臺各居其一凡男嬾成丁者口給米六合未成丁者給米四合卽襁負者亦給米二合賑畢各所舉銃爲號放飢民齊出庶幾領無重疊而人得均沾況煮粥分賑僅救頃刻之飢而分米自煮可飽一

日之腹此法似乎較善

靖海紀略卷四終

靖海紀略卷四

同里曹方城先生諱履泰中天啟乙丑進士出宰同安時海寇鄭芝龍出沒海島思絕浙福二省爲坐臥處視同安猶几上肉耳先生曰吾能以無兵守之嚴保甲練鄉勇諭以自衛法曰若保國家卽保爾妻子又曰吾不籍爾民但以父兄令子弟耳未幾芝龍就撫同黨李魁奇挾鍾斌以叛蹂躪中左中左去城三十里許先生日率父老子弟出軍容甚盛諸賊相戒弗犯先生曰鍾黠於李吾當使賊自屠之乃陰攜其黨不數日魁奇成擒斌投水死海患息擢吏科給事中先生以芝龍反覆爲患乃疏論曰長勝之算在於自強不拔之業存乎根本烏附可攻毒而續命必藉參苓鍼砭可偶試而養生必資五穀聞之用芝龍烏附也偶試之鍼砭也選將練兵舉賢治賊參苓五穀也不此務而任一芝龍辦之難哉會浙東西旱大吏

不以聞又上書言浙輸輓之煩加派之重今民力已竭加以荒旱使民坐而待死不忍言也使民不肯坐而待死尤不忍言也復承閒言戚畹不宜與政及論秦晉撫賊之非疏凡數上報聞而已後疏參李希揆爲大璫羅織受誣當戍嶺南囚服騎驢出都觀者歎息至宏光僭號祁中丞世培疏訟先生冤至南都馬士英欲結先生爲緣先生不可投劾去復入閩見唐王白鬚戟張跪起而泣出見鄭芝龍流涕反覆勉以盡力授太常少卿洊至兵部右侍郎隨唐王起兵至黃臺兵潰先生擲身百丈巖下兩足血注氣絕復蘇遇兩僧攜至黃巖寺爲僧子元方求之強之歸疽發背卒元方中崇正癸未進士知常熟八閱月不再出先生宰同安時與大府札論海寇及曉諭約束之文編爲靖海紀略四卷煦素習聞先生德政因從其景

孫步垣索其稿授諸梓又著有浪吟集一卷已行世世家事實具詳邑先輩吳先生太冲所作墓誌銘不備錄邑後學蔣光煦謹跋

靖海紀略跋

